

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卷七

075. 卷七

阿難！汝問攝心？我今先說，入三摩地，修學妙門，求菩薩道，要先持此四種律儀，皎如冰霜，自不能生一切枝葉，心三口四，生必無因。

阿難呢！「汝問攝心」：你問我這個攝心的法門，「我今先說」：我現在先給你說這個，「入三摩地呀」：這個入定的這個，「修學妙門」：修行啊，這個妙的法門。這個妙的法門是什麼法門呢？就是這個反聞聞自性，耳根圓通的法門，性成無上道。

「求菩薩道」：你呀，想修行成菩薩道，「要先持此四種律儀」：你要啊，首先要修行這四種的律儀；就是不殺生、不偷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。這個不邪淫呢，不單身不淫，這個心也不要淫，所以呀，才能啊，出這個塵勞呢；如果你若是淫心不除的話，塵不可出。殺生也是這樣子，偷盜也是這樣子，這妄語也是這樣子；這四種的律儀呀，是最要緊的。

要「皎如冰霜」：就要啊，皎潔呀，好像那個冰清玉潔，像那個霜似的那麼潔白，沒有一點的瑕疵，沒有一點的黑點。「自不能生一切枝葉」：你若是啊，能以這個樣子，自然就不會生出一切的枝葉，自然就得到根本了。「心三」：你那個心裏呀，殺盜淫這三種也不會生。

「口四」：口裏呀，綺語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，這都不會發生的。「生必無因」：它沒有因緣可以呀，生的得出來，因為你呀，持戒，修這四種清淨明誨呀，修的真了，所以呀，這個心三惡，貪、瞋、癡也不會有；這個口四惡，綺語、妄言、惡口、兩舌，也不會發生的。因為什麼？它沒有因，沒有種子。

阿難！如是四事若不遺失，心尚不緣色香味觸，一切魔事，云何發生？

阿難！「如是四事」：像這個前邊所講這個殺盜淫妄，這四種的清淨明誨，「若不遺失」：你若不會把它遺失丟了，你不會忘了，「心尚不緣呢」：你修這四種啊，你心裏也不攀緣，「色香味觸了」：心裏呀，不會攀緣這個色香味觸一切塵的境界，「一切魔事云何發生」：你既然沒有攀緣心了，那麼你這個魔事就自然也就沒有了，沒有，它怎麼又會發生魔事呢？

若有宿習不能滅除，汝教是人，一心誦我佛頂光明摩訶薩怛(勿弓、)哆般

怛(勿丫丿)囉無上神咒。

「若有宿習」：假設呀，這個眾生有他宿生的習氣；宿世啊，就是前生。前生啊，這種啊，習慣，這種性情，不去；習慣呢，就是在前生啊，或者他有這個不好的習慣。「不能滅除」：他這種習氣呀，不能滅除。「汝教是人呢」：你呀，要教這個人。

「一心誦我佛頂光明」：叫他一心呢，這個重要就在這個「一心」，你不要有兩個心，你不要一個心念這個咒，一個心又，哎，這個咒有什麼用呢？我也不懂嘛！這個咒，都不是南無南無，南無什麼東西呢？這自己呀，一邊念這個咒，一邊南無；一邊呢，不想南無；一邊不想南無，一邊又南無。

啊，這就是啊，一邊信，一邊又不信；裏邊呢，一個人，啊，弄出來兩個心；一個心呢，就說，哦，這或者是有點功效；一個心就說，唉！這，我都不懂這個，念它幹什麼？就怕這樣子。這要一心誦我，一心呢，就沒有兩個心。

「佛頂光明」：我這個佛頂光明，「摩訶薩怛哆般怛囉無上神咒」：這摩訶呀，就是大；薩怛哆般怛囉，就是白傘蓋，這個大白傘蓋。你一念這個薩怛哆般怛囉，這虛空裏頭啊，在這個地方就有一個大白傘蓋；這個傘蓋呀，看你的功夫，你的功夫若大，若高，你一念這個傘蓋呀，甚至於幾千里地以內呀，這個人呢，都無災、無難。

你這功夫若小，那麼在你這個自己的頭上，也保護著你自己。你若是道德，是一個大德高僧，你這一念呢，甚至於這整個國家都得到好處了，都沒有什麼災難了；就有災難，也大的災難就化小了，小的災難就化沒有了。

我們這講這個楞嚴法會呀，還有這麼多人修習呀，這佛的密法，我相信整個美國都得到好處，不過他不知道而已。他們，我們現在對於他們，救他們的生命，他們還不知道怎麼活了？怎麼沒有死？他不知道的；無形中把他們生命都給救活了，哦，他不知道，不知道是誰救的我。那麼我們也不想教他知道是誰救的，你看，所以這個就是啊，也沒有一個施者，也沒有個受者，三輪體空；我們救人，也不需要叫這個人來Thank you very much（向你道謝），不需要這麼樣子，這就是啊，這個妙處！

斯是如來無見頂相無為心佛，從頂發輝，坐寶蓮華，所說心咒。

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這是如來的無見頂相，一般凡夫肉眼呢，所看不見的，

這是無為心佛！在這個釋迦牟尼佛頭頂放十道百寶光明，坐寶蓮華上所說的這個神咒。「爾時世尊從肉髻中」，從那世尊頭上有肉髻，從肉髻中，「湧百寶光，光中湧出千葉寶蓮；有化如來坐寶華中，頂放十道百寶光明，一一光明，皆徧示現十恆河沙；金剛密跡，擎山持杵，徧虛空界，大眾仰觀，畏愛兼抱，求佛哀祐，一心聽佛；無見頂相放光如來，宣說神咒」，我念的很熟吧！不會忘記的。

無見頂相無為心佛，「從頂發輝」：從啊，頭頂發出一種光輝，坐到寶蓮華上，「所說神咒啊」：所說的這個神咒啊。你不要，現在你們能遇到這個神咒啊，這都是啊，在前生啊，有大善根呢，才能遇到；或者，你遇到你也學不會的，遇到你也背不出來的。

所以我這回呀，以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做一個正的題目來考試的。這個上次考試考上兩個，那麼本來呀，前天應該考；我看看呢，哎，這些個人呢，懶得也不得了，也沒有讀，沒有背得出，索性呢，取消這個考試，在前天的考試；不過要等到十六號一起考的，誰考上就及格，考不上就不及格的。這是我不是講笑話，這是真的，你誰不能改變的，都要特別注意！

且汝宿世與摩登伽，歷劫因緣，恩愛習氣，非是一生，及與一劫。我一宣揚，愛心永脫，成阿羅漢。

「且汝宿世」：這說，阿難你呀，在前生，「與摩登伽」：和這個摩登伽女呀，你兩個人呢，「歷劫因緣」：這個因緣是很久的了；說，做夫婦已經啊，做過五百世。所以「恩愛習氣」：這一些兩個人呢，啊，恩愛相處這種習氣呀，深的，「非是一生啊」：不是一生一世的，啊，「及與一劫」：也不是啊，一劫的事情，很長遠的。

雖然很長遠，但是「我一宣揚啊」：我一說這個〈楞嚴咒〉，「愛心永脫」：這個摩登伽女呀，愛心呢，和這愛心就脫離開，「成阿羅漢」：她那麼一開悟，就證到三果阿羅漢；那麼以後宣說這個圓通的時候，接著就得到四果，得到阿羅漢。所以呀，她這是很快的就證了四果，你阿難呢，現在還在一果上，還沒有進步。

彼尚婬女，無心修行，神力冥資，速證無學；云何汝等在會聲聞，求最上乘，決定成佛，譬如以塵揚於順風，有何艱險？

「彼尚婬女啊」：說是啊，這個摩登伽女，她尚且是個婬女，是個妓女，賣淫的女人，「無心修行」：她本來呀，沒有心修行的，可是雖然沒有修

行啊，「神力冥資啊」：這種神咒的力量啊，冥，就默默中，誰也不知道呢？就是很祕密的。資，資啊，就是幫助她，資助她。這個神咒啊，在祕密中啊，幫助她，「速證無學」：她呀，很快的就得到四果阿羅漢。

「云何汝等」：為什麼你這一般的，「在會聲聞」：在這個法會裏頭啊，這一些個聲聞，「求最上乘」：啊，求啊，這個最上的佛乘，「決定成佛」：決定啊，是成佛的。「譬如以塵」：這有一種比方，比方什麼呢？「以塵揚於順風」：順風啊，把這塵一揚啊，這個塵一定就會跟著這個風颳走了，「有何艱險」：又有什麼艱難呢？又有什麼危險呢？是沒有的。

若有末世欲坐道場，先持比丘清淨禁戒，要當選擇戒清淨者，第一沙門，以為其師。若其不遇真清淨僧，汝戒律儀必不成就。

「若有末世」：在這個末法的時候，「欲坐道場」：想要啊，來建立道場，建立啊，廟啊，或者建立什麼塔呀，建立這個種種的道場，「先持比丘」：你先要啊，受持這個比丘的戒律，「清淨禁戒」：這種啊，清淨的禁戒。你想要出家，一定要先受戒，受了戒之後，這才是比丘。

那麼你要受戒，「要當選擇」：你得要選擇一個，「戒清淨者」：這個戒律呀，清淨的。什麼叫戒律清淨呢？就是啊，他嚴持戒律，一點都不犯的，不犯戒律。那麼這樣的一個，「第一沙門」：在這個每一個國家，他是第一個沙門，第一個高僧就是。

「以為其師」：那麼以做你自己的師父。「若其不遇」：如果你不遇這個清淨的持戒這個僧人呢，不遇，「真清淨僧啊」：真正這個清淨的這個僧人呢，「汝戒律儀」：你在戒律這種的儀式裏邊呢，「必不成就」：不能啊，成就的。

戒成已後，著新淨衣，然香聞居，誦此心佛所說神咒一百八徧，然後結界，建立道場，

你受戒了之後，「著新淨衣」：穿呢，新衣服，從來沒穿過的這個新鮮的衣服，「然香聞居」：你啊，在佛前呢，燃上香，自己呀，在那啊，不要做其它的事情。「誦此心佛」：誦啊，就是念誦，念誦這個心佛所說神咒。怎麼叫心佛呢？因為這是無見頂相，這個化佛所說的，這叫心佛。那麼心佛所說的這個神咒，這個咒也是心咒。「一百八徧」：誦它一百零八徧。

「然後結界」：然後啊，再結上界。結界，就是東邊到什麼地方，西邊到

什麼地方，南邊到什麼地方，北邊到什麼地方，這個結上界限啊；在這個界線之內呀，這天魔外道啊，他都不准他進來的，所以這個壇場啊，就不會有魔事發生。「建立道場」：造啊，一個壇，一個道場。

求於十方現住國土無上如來放大悲光，來灌其頂。

在這個一百零八徧呢，建立道場，「求於十方」：那麼請求十方啊，「現住國土」：就現在呀，在這個住劫，住劫的國土，「無上如來」：所有的這個無上的佛，「放大悲光」：這個佛啊，請他放大慈悲光，「來灌其頂」：來放光啊，灌自己的頂。

阿難！如是末世清淨比丘，若比丘尼，白衣檀越，心滅貪婬，持佛淨戒，於道場中發菩薩願，

阿難！「如是末世啊」：這個末法的時候，「清淨比丘」：這很清淨的這個出家人，或者比丘尼，或者白衣居士，或者檀越；檀呢，就是布施；壇，這個壇也是梵語，就是布施；越啊，就是超越生死，這就是護法；這檀越，就是護法；護法三寶的。

「心滅貪婬」：他的心裏呀，沒有啊，這個貪心，也沒有婬欲心，「持佛淨戒」：守持佛的淨戒。「於道場中」：在這個道場裏邊呢，「發菩薩願」：什麼叫菩薩願呢？就是眾生無邊誓願度、煩惱無盡誓願斷、法門無量誓願學、佛道無上誓願成，這叫「四弘誓願」。四弘誓願呢，這也就是菩薩願。

出入澡浴，六時行道，如是不寐，經三七日，我自現身，至其人前，摩頂安慰，令其開悟。

在這個道場裏邊，發了菩薩願，然後就誦這個神咒，誦這個〈楞嚴咒〉。「出入澡浴」：如果要出去，再回來的時候啊，就要沐浴，沐浴清淨；「六時行道」：六時啊，就是晝三時，夜三時。在印度啊，叫晝三時，夜三時，這晝夜六時。晝夜六時，在這三個禮拜呀，就是坐三個鐘頭，走三個鐘頭，坐三個鐘頭，走三個鐘頭；晝三時、夜三時啊，都是啊，不睡覺的，那麼六時行道。

「如是不寐」：啊，不睡覺，「經三七日」：經二十一天，三、七，二十一天。「我自現身呢」：這個釋迦牟尼佛說啊，說啊，他自己呀，我釋迦牟尼佛，自現身，我就啊，現身。「至其人前呢」：到這個人呢，面前，「摩頂安慰」：摩頂啊，我親手啊，給他摩頂，安慰這個人，「令其開悟」：

令他開悟，得成啊，這個聖果。

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！我蒙如來無上悲誨，心已開悟，自知修證，無學道成。未法修行，建立道場，云何結界，合佛世尊清淨軌則？

阿難聽佛說完之後，那麼他想啊，知道怎麼樣這個結界？怎麼樣建道場？所以呀，就請問佛了！阿難白佛言，世尊！「我蒙如來」：我呀，承蒙如來呀，「無上悲誨」：無上這個大慈悲呀，這個教誨，「心已開悟」：我的心呢，已經開悟了。「自知修證無學啊」：我自知修證，「無學道成」：這個無學啊，就是四果阿羅漢以後的事情，我啊，將來可以成就這個道業。

我雖然可以成就了，可是「未法修行啊」：在這個將來末法的時候，人修行啊，「建立道場」：他想啊，建立一個道場。「云何結界」：這個結界的方法要怎麼樣結呢？啊，「合佛世尊」：才能合乎佛的世尊你這種清淨的軌則呢？清淨這種規矩呢？怎麼能相合呢？

佛告阿難：若末世人願立道場，先取雪山大力白牛，食其山中肥膩香草，此牛唯飲雪山清水，其糞微細，可取其糞和合旃檀，以泥其地。

釋迦牟尼佛聽見阿難呢，請問這個結界的方法，怎麼樣才能合啊，合乎這個佛的軌則。那麼佛就告訴阿難呢！「若末世人呢」：這個末法時候啊，這個人，願立道場。「先取雪山大力白牛」：先呢，取這個雪山大力白牛，「食其山中肥膩香草」：牠吃這個雪山這個肥膩的香草。「此牛唯飲雪山清水」：這個牛啊，只喝雪山的清水。

「其糞微細呀」：這個牛的糞呢，很微細的。「可取」：取其糞，那麼就啊，取這個大力白牛所食的這個香草，然後啊，再屙的這個糞，「和合旃檀」：合成啊，因為它這個草啊，是一種香草，所以再和這個旃檀香粉呢，和到一起，「以泥其地」：把這個地呀，再塗抹上，就披磳了它，披磳這個地。

若非雪山，其牛臭穢，不堪塗地。別於平原，穿去地皮五尺已下，取其黃土，

假設若不是雪山這個牛啊，它這個牛就臭穢，就不乾淨，「不堪塗地」：它這個糞呢，也不堪塗這個地。「別於平原呢」：應該呀，選擇一塊平原，「穿去地皮呀」：把這個平原呢，把這個地皮呀，挖去「五尺已下」：挖去五尺深，「取其黃土」：用啊，五尺以下那個黃土。

和上旃檀、沈水、蘇合、薰陸、鬱金、白膠，青木、零陵、甘松，及雞舌香，以此十種，細羅為粉，合土成泥，以塗場地，方圓丈六，為八角壇。

用這個黃土，和上啊，這個旃檀，旃檀香；有旃檀，有沉水，這旃檀也是香，沉水也是香，這蘇合，也是香的，薰陸，鬱金，白膠，青木，零陵，甘松，及雞舌香，這十種啊，以上這十種啊，都是香。

「細羅為粉」：把它篩成粉，把它用羅啊，篩成粉，「合土成泥」：合著這個土啊，成這個泥，「以塗場地」：就再呀，披磙這個壇場的這個地。「方圓丈六」：這個方圓要多大呢？要一丈六尺。「為八角壇」：做一個八角的壇的樣子。

壇心置一金銀銅木所造蓮華，華中安鉢，鉢中先盛八月露水，水中隨安所有華葉。取八圓鏡，各安其方，圍繞華鉢。鏡外建立十六蓮華，十六香鑪間華鋪設。莊嚴香鑪，純燒沈水，無令見火。

在這個壇的中心，放置一個或者是金子造的，或者是銀子造的，或者銅造的，或者木頭造的，所造的這個蓮華，在這華的中間呢，又安上一個鉢，安上一個鉢。鉢中呢，在這個鉢的裏邊呢，「先盛八月露水」：要預備好了八月中啊，所接的這個露水，「水中隨安所有華葉」：在這個水裏邊呢，放上啊，安放上啊，所有的華葉。

「取八圓鏡」：預備啊，八個圓的鏡子，「各安其方」：就啊，安到這個八方，因為有八個角啊，就安著八方，「圍繞華鉢」：在這個圓鏡啊，是在這個華鉢的外邊，圍繞著華鉢。「鏡外建立十六蓮華」：在這個鏡外邊呢，又造十六朵的蓮華，「十六香鑪」：放上啊，十六個香鑪，「間華鋪設」：和這華呀，互相啊，間雜來擺好了它。

「莊嚴香鑪」：又把這個香鑪啊，也都莊嚴的很好看的，「純燒沉水」：就單單燒這一種香啊，叫沉水香，「無令見火」：不要令這個這個鏡啊，和這個華啊，見著火，這種香啊，要在這個鑪裏邊燒，那麼令這個華和鏡啊，不見火的。

取白牛乳，置十六器，乳為煎餅，並諸砂糖、油餅、乳糜、蘇合、蜜薑、純酥、純蜜，於蓮華外，各各十六，繞圍華外，以奉諸佛及大菩薩。

再又要取這個白牛乳，這個白牛的所生的這個牛奶，「置十六器」：放啊，

十六個器裏邊，「乳為煎餅」：用這個牛奶呀，煎成這個麵餅；「並諸砂糖」：還有啊，預備這一些個砂糖，「油餅」：用油啊，烙的這個油餅，「乳糜」：用啊，這個牛奶煲的，牛奶煮的煲的粥，煲的這個粥；「蘇合香」，那麼或者還有這個蜜啊，和這個薑啊，用蜜沾著這個糖薑，又用純酥，用這個純蜜。

「於蓮華外」：在這個蓮華的外面，「各各十六」：每一個蓮華啊，都有這一份；所以呀，每一個每一個都有一個，這通通也是十六，「繞圍華外呀」：在這個華的外邊圍繞著。「以奉諸佛」：這個就表示來供佛，「及大菩薩」：和這個一切的大菩薩，供養佛、供養這個僧、供養法。

每以食時，若在中夜，取蜜半升，用酥三合；壇前別安一小火鑪，以兜樓婆香煎取香水，沐浴其炭，然令猛熾，投是酥蜜於炎鑪內，燒令煙盡，享佛菩薩。

「每以食時」：每逢啊，在這個吃飯的時候，「若在中夜」：那麼白天吃飯的時候要有，在晚間呢，半夜的時候也要啊，「取蜜半斤」：拿這個蜜糖啊，半斤，「用酥三合」：用這個酥油啊，三合，三合啊，就是也是一個份量。

「壇前別安」：在這個壇的前邊呢，另外再安放一個，「一小火鑪」：放一個火鑪子，「以兜樓婆香」：用這個兜樓婆香啊，「煎取香水」：把它用水呀，煎呢，然後要它這個香水；用這個香水嘛，「沐浴其炭」：所用的炭呢，要用這個水先把它洗一洗，洗乾淨了它，「然令猛熾(熾)」：令它使猛熾，令這個火呀，燒的很旺的。

「投是酥蜜」：把這個蜜呀，和這個酥油啊，就這個牛油啊，啊，「於炎鑪內」，在這個熱的爐子內，「燒令煙盡」：燒啊，令這個煙呢，沒有了；以這種的東西呀，就來「享佛菩薩」：供養啊，佛和菩薩。

這種的東西啊，在密宗裡頭啊，多的很；密宗裡頭啊，專門用這個這種的蜜呀，和這個牛油啊，來燒了，來供佛；學密宗法，常常都有這個，這叫「胡摩」。那麼不單燒這個，哦，他那個密宗啊，什麼值錢的東西，金銀財寶，什麼東西都放到裏頭燒，燒了，認為拿這個來供佛，修密宗。

令其四外徧懸幡華。於壇室中，四壁敷設十方如來及諸菩薩所有形像。

「令其四外」：使令啊，這個四外，「徧懸幡華」：這個四外，在這個壇

的外邊呢，都懸上幡，懸上華，「於壇室中」：在這個壇的裏邊，「四壁呀，敷設十方如來」：在這個壇的裏邊呢，就掛上十方如來的佛像，「及諸菩薩」：和這菩薩，「所有形像」：所有這個形像。

應於當陽張盧舍那、釋迦、彌勒、阿閼、彌陀、諸大變化觀音形像，兼金剛藏，安其左右。

「應於當陽啊」：當陽啊，是**正位**，就是在**面南背北**，這個當陽的地方，正位。「張盧舍那」：張啊，就掛著這個盧舍那，盧舍那啊，是個佛的名字，此云呢，就叫徧一切處。那麼這個徧一切的處啊，這個盧舍那佛。

釋迦牟尼佛的佛像，彌勒菩薩的佛像，彌勒菩薩就是這個很肥的那個和尚啊，阿閼佛像，阿閼佛啊，是東方的，又叫藥師佛，又叫阿閼佛；阿閼啊，翻到中文就叫「**不動**」。

他啊，在東方本來是這個相啊，屬動的，東方；可是啊，這阿閼佛啊，他叫不動；這動中的不動，在動裏邊的他不動。這個「彌陀」：彌陀，就是阿彌陀佛。阿彌彌陀，彌陀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又叫「無量光」，又叫「無量壽」，說他壽啊，也無量，光也無量。

「諸大變化」：這個諸大變化呀，就是觀世音菩薩的變化相。前邊在經文上不說，這觀音菩薩有一個頭、有三個頭、有五個頭、有七個頭、有九個頭、啊，有十一個頭，又有一百零八個頭；又有一隻手、又有三隻手、又有五隻手、七隻手、九隻手，乃至於這個一百零八手、千手、萬手、八萬四千手；有八萬四千個頭，八萬四千個手，又有八萬四千個眼睛，就那個諸大變化，這是觀音菩薩諸大變化相，諸大變化觀音形像。

「兼金剛藏」：和這個護法金剛，這裡是護法金剛。不過在這個咒的裏邊呢，護法金剛啊，那比這個還相貌還兇，人人一看見就害怕了。「安其左右」：安這個壇裏邊呢，安到他左右邊。

帝釋、梵王、烏芻瑟摩、並藍地迦、諸軍荼利、與毗俱胝，四天王等，頻那、夜迦張於門側，左右安置。

「帝釋」：帝釋啊，就是天上的這個天主，天上的能天主，做天主這個天主，「梵王」：梵王，就是大梵天王，「烏芻瑟摩啊」：就是火頭金剛，「並藍地迦」：藍地迦啊，就是青面的金剛，青色的臉，金剛，也是護法。「軍荼利」：他這寫軍荼(去乂✓)利；軍荼利就是「解怨結」，也就是啊，

金剛的一個別名。「毗俱胝」：這也都是護法。「四天王等」：和四大天王。

「頻那」：頻那是，這個頻那呀，這是這個也是個護法。他這個護法可是護法呀，但是很不好看的，是什麼呢？是個豬頭，他長的一個豬頭，所以呢，這個人呢，一看見他，也就都恐怕，他也是個護法，頻那就是豬頭使者。跟這個「夜伽」：夜伽，就是個象鼻使者，他也是護法；但是他生了一個象鼻子。這兩個都很醜怪的，很人人都不願意看的。

這兩個護法，一看見呢，就生恐懼心了；他特意呀，變化這種的樣子啊，令人生恐懼心。所以一個就是豬頭使者，一個就是象鼻使者。頻那，就是豬頭使者。這個夜伽，就是象鼻使者，象鼻，他一個生了一個象鼻。啊，「張於門宅呀」：就把他貼到啊，門的旁邊，進去門這個旁邊，左右安置，一邊安上一個豬頭的使者的像，一邊安上一個象鼻使者的像。

又取八鏡覆懸虛空，與壇場中所安之鏡方面相對，使其形影重重相涉。

又啊，預備八面鏡子，「覆懸虛空」：再把它掛到虛空裏頭。掛到虛空裏頭啊，怎麼虛空怎麼掛呢？就好像掛這個燈似的這麼掛，虛空怎麼能掛啊？就掛那個房子裏邊的虛空。並不是真可以呀，把這個鏡懸到虛空，像個太陽似的在虛空，不是的。

「與壇場中」：與這個壇裏邊呢，「所安之鏡」：所安的鏡，「方面相對」：這個鏡和鏡啊，這麼互相對著。也就好像啊，你駕駛這個汽車，這有一個鏡，這又有一個鏡；這鏡子互相這麼一看，前邊後邊都可以看的見，也就是這個道理，方面相對。「使其形影」：這個所有的形影。「重重相涉」：重重相涉啊，就是這個連著那個，那個連這個，這重重無盡，沒有完的這個樣子。

「於初七中啊」：在這個第一個七裏邊。

於初七中，至誠頂禮十方如來、諸大菩薩、阿羅漢號。恒於六時誦咒圍壇，至心行道，一時常行一百八遍。

於初七時，在這個第一個七裏邊，「至誠頂禮」，要啊，像這個佛像啊，叩頭頂禮，「十方如來」：拜這個十方如來的像。「諸大菩薩」：和這所有的一切大菩薩。「阿羅漢號」：和這個阿羅漢的名號。「恒於六時啊」：常常啊，就在這個六時裏邊。

「誦咒圍壇」：誦持這個咒。什麼咒呢，就是這個楞嚴咒，楞嚴神咒，圍壇。「至心行道」：至心呢，就是旁的心，什麼心都沒有了，專一其心，就是至心行道。「一時常行一百八遍」：那麼一個時候啊，常常啊，念了一百八遍。

第二七中，一向專心發菩薩願，心無間斷，我毗奈耶，先有願教。

第二個七中，「一向專心」：還是啊，要這個至心、專心、專一其心。「發菩薩願」：要發這四弘誓願。四弘誓願，還是像前邊那個眾生無邊誓願度、煩惱無盡誓願斷、法門無上誓願學、佛道無上誓願成，發這四弘誓願。

「心無間斷呢」：這個心呢，總也不停止，沒有間斷。不停止什麼呢？不停止念這個誦持楞嚴咒；不停止啊，發這個四弘誓願。「我毗奈耶」：我呀，所說的這個戒律裏邊。「先有願教」：啊，以前呢，就也教過這種的發願呢，這種的行為。

第三七中，於十二時，一向持佛般怛囉咒；至第七日，十方如來，一時出現鏡交光處，承佛摩頂，

在第個三個七呀，裏邊。「於十二時中，一向持佛般怛囉咒」：就是念這個佛啊，持誦啊，佛所說這個**悉怛多般怛囉**這個咒，就是楞嚴咒。「至第七日」：到第七天。「十方如來，一時出現」：這十方如來呀，都在這個壇場一時出現。「鏡交光處」：這個鏡啊，和鏡啊，交光處啊。「承佛摩頂」：就得到十方佛來給你摩頂。

即於道場修三摩地，能令如是末世修學，身心明淨，猶如瑠璃。

「即於道場」：說是啊，像上邊這樣子啊，安排這個壇場，那麼就能得到啊，十方的如來一時出現，給這個人呢，摩頂，來啊，加被這個人。即於道場，就在這個道場啊，「修三摩地」：修這個反聞聞自性啊，這種的功夫。「能令如是」：能啊，可以能使令像這樣子修行的末世修學，末世的這個修學的人。「身心明淨」：身也明淨，心也明淨；身心都明淨。身心明淨像什麼樣子呢？「猶如瑠璃呀」：就像瑠璃那麼玲瓏透體，光明照耀的這個樣子。

阿難！若此比丘本受戒師，及同會中十比丘等，其中有一不清淨者，如是道場，多不成就。

阿難！你應該要知道，「若此比丘啊」：假設呀，這個修持楞嚴法，這種的楞嚴咒法這個比丘。啊，「本受戒師」：在他以前所受戒的那個師父。「及同會中十比丘等」：和他呀，和你同在一個法會這十個比丘等。啊，「其中有一」：其中有一個不清淨者。

就是啊，持戒不清淨，他又持戒、又犯戒；啊，不殺生，他也殺生；不偷盜，他也偷盜；不邪淫，他也邪淫；不妄語，他又打妄語；啊，專門打妄語。人家佛教不打妄語啊，啊，他把那個「不」字去了，就剩一個「打妄語」。那麼戒打妄語嗎，他把那個「戒」字也去了，就剩一個「打妄語」。

所以呀，「如是道場」：像這樣子啊，這個道場，「多不成就啊」：這個所修的這功夫啊，你所持這個咒啊，就不會成就的。如果你修這個法，修的不相應，啊，說，我也修了三個禮拜，釋迦牟尼佛，和十方的佛，也沒有給我摩頂，我也沒看見，這釋迦牟尼佛呀，大約也是打妄語吧！不是的。

這個因為你自己不清淨，或者你自己受戒那個師父不清淨，或者啊，你在同會這十個人呢，一起修行這個十個人不清淨。因為你有一個不清淨的，這種的境界就不能成就的，所以呀，這是最要緊的。

從三七後，端坐安居，經一百日，有利根者，不起於座，得須陀洹。縱其身心聖果未成，決定自知成佛不謬。

「從三七後」：從這二十一天以後。「端坐安居啊」：就在那啊，打坐，meditation，這個安居。「經一百日啊」：啊，打坐安居多少日子啊？不是說啊，像某一個人坐了兩個鐘頭，哦，不得了了，我打坐坐了兩個鐘頭啊，啊，他以為出乎其類，拔乎其粹了，哦，這簡直這個世界就沒有了；其實啊，這簡直的，和這個來一比較啊，真是小毛見大毛。

啊，這個要端坐安居，端坐，不是坐坐，這麼，往東歪一歪，往西倒一倒，這不叫端坐；端坐，是端然正坐，也不向前這麼彎彎腰，也不向後這麼靠一靠，也不左歪，也不右躺，要這樣子，這才叫端坐安居，安然呢，在這就坐著。不是坐，唉呀，腿很痛了，哎！受不了了！哎！不是這樣子叫安居；安居啊，就是沒有一切的麻煩，沒有一切的困難，這叫安居。啊，不是啊，坐坐這個地方，又想起身囉，再不，把腿伸一伸囉，不是這樣子的。

經一百日啊，這個端坐安居啊，要經過一百天，也不去吃飯，也不去大小便利，也不去睡覺，就是在這坐著，坐一百天。「有利根者」：若是啊，

有這個利根，這個根性啊，來得利，就是非常的聰明，非常有善根的，這樣人。「不起於座」：他不起身，就在這坐著，坐了一百天。「得須陀洹」：就可以證初果，可以證初果阿羅漢。啊，你說，現在你連一天都沒坐過，就以為自己呀，證了果了，這簡直啊，真是笑話了，真是笑話。哎，人家坐一百天才可以得證到初果。

「縱其身心」：縱然，他這個身心呢，「聖果未成」：他啊，修的身心沒有啊，得到真正的定力，聖果未成；「決定自知啊」：可是他決定他自己，「成佛不謬」：將來一定成佛的，絕對沒有假的。

汝問道場，建立如是。

你呀，問這個道場怎麼樣建立啊？就是這樣建立。

076. 卷七

阿難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自我出家，恃佛憍愛，求多聞故，未證無為，

阿難呢！聽見釋迦牟尼佛這樣講啊，於是乎就又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「自我出家呀」：說我自從啊，自我出家，我從我出家到現在呀，「恃佛憍愛」：啊，我就倚仗著佛呀，對我很寵愛，啊，很疼愛我的。「求多聞故啊」：我呀，哎，就啊，專門呢，習學多聞，專門呢，啊，想勝過人，啊，你看，這一部經你背不出，我就可以背的出；那一部經你講不出，我也可以記得；專門呢，就想要爭第一，就想在這個多聞上啊，啊，要得到一個第一。

啊，你說，這一得第一怎麼樣啊？在多聞上得到第一了，不錯！啊，阿難呢，是多聞第一。可是啊，「未證無為呀」：沒證得這個無為的聖果，沒能啊，得到這個無學位，所以呀，這也是個大損失。

遭彼梵天邪術所禁，心雖明了，力不自由，賴遇文殊，令我解脫。雖蒙如來佛頂神咒，冥獲其力，尚未親聞。

我還啊，「遭彼梵天」：啊，我呀，遭遇到啊，這個先梵天咒，遭彼梵天。「邪術所禁」：這種的邪魔外道，這種的邪法呀，邪魔的法術啊，所禁，把我啊，就迷住了；這個禁呢，就是迷了。「心雖明了啊」：啊，這個身體已經迷了，可是這個心呢，還有一點明白。

心呢，雖明了，心呢，不十分明了，但是啊，又好像不糊塗這個樣子，這

就叫心雖明了，雖然就恍恍惚惚的樣子；嗯，又像睡著了，又像醒著，又像喝醉酒了，又像沒喝醉。所以你喝醉酒的人，你問他，啊，等他酒醒了，什麼事情他有的記得，有的就忘了，這就叫心雖明了。我做夢的人呢，想要睡而沒睡，又做了夢了，啊，又好像知道，又好像不知道，這就叫心雖明了。

「力不自由啊」：就好像，啊，晚間睡遇到魔鬼了，這魔鬼呀，用他這個魔術就把你魘魅住了，就是那個鳩槃荼鬼；那個鳩槃荼鬼把你魘魅住了，你眼睛瞪著，不會動彈，睜著眼睛不會動彈，這為什麼你不會動了？就是那鬼的魔力。現在也是這樣子，力不自由啊，雖然心裏明白，可是啊，不能得到自由，自己願意呀，啊，怎麼樣都不可以的，這個時候。

「賴遇文殊啊」：我呀，幸賴，幸而啊，仰賴這個佛，救文殊，來呀，救我，仰賴呀，這個佛，啊，叫文殊菩薩來救我，「令我解脫呀」：令我得到解脫了，才啊，自由了，恢復我的自由。

「雖蒙如來」：我雖然呢，承蒙世尊啊，佛啊，啊，如來你用這個「佛頂的神咒」：啊，在佛頂上化佛所說的這個神咒，佛頂神咒。「冥獲其力」：我默默中啊，啊，文殊菩薩到這一念這個咒，我就啊，冥獲其力，文殊菩薩到那念這個咒啊，並不是說，念的很大聲，就這默念呢，這個已經把阿難救了。

所以呀，我們到外邊呢，或者在任意的地方，因為我們在佛前就念這個咒啊，大聲念呢，可以的；若是到其它的地方啊，誦這個咒啊，只就默念就可以了，默念呢，就會有感應的，不要念那麼大聲。

你若在外邊念，南無薩怛多蘇伽多耶，人家說，喔，這個人crazy(瘋狂)！是不是啊！你就不需要著相了，不需要令人呢，譏謗。他一說你crazy，他是謗法了；謗法，他還有罪過了。你不要說，喔，那我叫他造罪造多一點，我再念大聲一點，讓他說多一點，叫他罪孽多，他好墮地獄。

這個你的心呢，你若有這麼一個心呢，叫人造罪業墮地獄啊，那你就不要學佛法了。學佛法的人，都是可憐人，慈悲人呢，啊，我無論如何不要叫旁人下地獄，寧可我自己下地獄，我都不叫旁人去下地獄，要這樣子，要有這種的心。

你不要說，哦，那他謗譏我，叫他墮地獄那最好了，我和誰如果要有什麼過不去的事情，我就到他那念〈楞嚴咒〉；他一謗譏我，他就墮地獄了；

你有這個心呢，那趕快就不要念，趕快就不要學佛法。

為什麼呢？佛法，學佛法的人呢，不要瞋恨人，不要妒忌人，不要障礙人，不可以有這一種的自私心；不可以說，我好了，我不管你。佛法是要救度一切眾生的，不是令眾生造罪業的，所以呀，這一點要清楚。

冥獲其力呀，我呀，無形中，在啊，默默中，無形，就是啊，沒有什麼形像，這個我就得到這個力量了，可是啊，「尚未親聞」：我雖然得到這個好處了，但是我沒聽見這個楞嚴咒怎麼樣念法，我還沒聽見呢？

惟願大慈，重為宣說，悲救此會諸修行輩，未及當來在輪迴者，承佛密音，身意解脫。

「惟願大慈啊」：我現在唯獨啊，我專程啊，我啊，唯一的希望啊，就是願世尊發大慈悲心，「重為宣說」：給我再說一遍，再說一遍給我聽聽。

「悲救此會啊」：並且慈悲呀，救度這個在會的這一切的人。「諸修行輩」：這所有的這些個修行人。

「未及當來呀」：再啊，利益啊，這個當來，未來的一切眾生。「在輪迴者」：在這個六道輪迴裏邊的。「承佛密音呢」：啊，承佛啊，這個秘密的音聲啊。「身意解脫」：令他們身和意呀，都得到解脫，都得到自由了；就是通通都不顛倒、不迷惑了。

我們現在天天念〈楞嚴咒〉啊，也就是為的令大家啊，不顛倒、不迷惑，不做那一些個明知故犯的事情。明明知道這個事不對，還單要做去，這就叫明知故犯。好像我知道吸鴉片煙是不對的，這又消耗錢，又消耗精神，啊，又有毒，單要去吸去。明明知道這個marijuana（大麻），是犯法的事情，也單要去試一試，單要去以身試法。

明明知道這殺生是不對的，單要去殺生；明明知道邪淫是不對的，單要去邪淫；明明知道偷盜是不對的，哦，一天到晚就想偷人家去；不是想偷人一個車，再不就偷人這個錄音機，收音機，啊，這些個東西，到各處啊，去撬人家門去偷去。你說，要偷東西這個人，他本來知道是犯法的，這警察看見，就把他拿到監獄去；但是他要做，這就叫明知故犯。

於時會中，一切大眾，普皆作禮，佇聞如來祕密章句。

在這個時候，這會裏頭所有一切的大眾，「普皆作禮」：我們一起起身呢，

都向佛頂禮。「佇聞如來」：頂禮完了之後，就站到那啊，這麼翹著腳啊，等著佛，說這個「祕密章句」：這個章啊，什麼叫章呢？章，就是文章；句，就是一句一句的。章呢，就是一大段，好像啊，這個五會，這五會的神咒，每一會就是一章；這句，就是一句一句的，好像南無薩怛他蘇伽多耶阿囉訶帝三藐三菩陀寫，這是一句。那麼這一會總起來，這就叫一章。

但是這個章句啊，是祕密的，是啊，人不容易明白的；人不容易明白，彼此互不相知，所以這個祕密，祕密章句。你念出來啊，大家你也不知道你得的什麼好處？我也不知道我得了什麼好處？互相啊，雖然得利益，但是互相都不知道；對於這個咒啊，也是互相不明白，這叫祕密。

爾時世尊，從肉髻中涌百寶光，光中涌出千葉寶蓮，有化如來坐寶華中，

在這個時候啊，這個世尊！釋迦牟尼佛，從他頂上啊，這個肉髻的中間，涌出寶光啊，「涌百寶光」：涌出來呀，有百寶這麼多種的光明。「光中涌出千葉寶蓮」：在這光裏邊呢，又涌出來呀，這個千葉寶蓮。這個千葉寶蓮呢，就「有化如來」：有一個化身，如來的化身，「坐寶華中」：坐到啊，這個百寶蓮華這個千葉寶蓮上面。

頂放十道百寶光明。一一光明，皆徧示現十恆河沙金剛密跡，擎山持杵，徧虛空界。

「頂放啊，十道百寶光明」：這個是哪個頂呢？是這個化如來呀，這化如來的頂上，又放了十道百寶光明，「一一光明，皆徧示現」：這每一個光明啊，都普徧示現，示現到什麼地方呢？「十恆河沙」：像十恆河沙那麼多的國土去。

「金剛密跡」：這個時候，又有金剛密跡，這密跡金剛，這護法，「擎山」：手裏呀，拿著山；哦，「持杵」：啊，手裏拖著山，又持著杵。今天你們看見打開那個，那一包，有這麼長一個，那就是杵，就是韋陀菩薩拿那個，那也叫杵。「徧虛空界呀」：整個虛空都充滿了。

大眾仰觀，畏愛兼抱，求佛哀祐，一心聽佛無見頂相，放光如來宣說神咒；

「大眾仰觀呢」：這個在會呀，大菩薩、大阿羅漢呢、大比丘啊，這些個大眾，都仰觀呢，仰起頭這麼往上看，啊，看這個佛頂啊，化如來呀，的樣子。「畏愛兼抱」：啊，有的人呢，哈，看見這個化如來，就生了一種恐怖心，畏起來；但是啊，又有一個愛，很這個愛這個如來的，有一種愛

心。

這種愛心呢，並不是像這個男女那種愛心，這是真正的，沒有一種慾望的愛，沒有慾望的愛。「兼抱」：這個又恐懼，又有一種愛敬之心，這兩種心呢，兼而有之，這叫兼抱。「求佛哀祐啊」：這時候大家都求佛哀憐呢，而護祐，而保祐著。

「一心聽佛」：大家都是一個心，就是一個心呢，來想要聽佛，這「無見頂相」：在這個化如來呀，就叫無見頂相，啊，「放光如來」：佛這個肉髻呀，又叫無見頂相。所以呀，在無見頂相這個放光如來呀，「宣說神咒」：等在空中這個化佛呀，宣說這個楞嚴神咒。

無見頂相啊，就是佛那個肉髻，肉髻相啊，就叫無見頂相。在那個無見頂相上頭啊，又涌百寶光，光中涌出千葉寶蓮，空中又有個化佛，就這個肉髻相，又叫無見頂相。

他這個名字就叫無見頂相，他因為一般的凡夫啊，見不著，這個所見這個化佛如來呢，都是當時證果那一些個聖人看的見，凡夫看不見，這叫無見頂相。這涌百寶光啊，這都是一些個證果大阿羅漢，看見這種境界，一般的凡夫呢，都看不見，這叫無見頂相。

在這無見頂相，就有這化如來，這化如呀，說這個〈楞嚴神咒〉。所以這個〈楞嚴神咒〉啊，不是這個釋迦牟尼佛這個肉身說的，是涌到虛空裏頭那個化如來說的，說的這個神咒。

現在就是釋迦牟尼佛啊，在這個放光如來宣說這個神咒，這個文。這個咒呢？是沒有人明白，那麼也不能啊，一句一句的、一個字一個字去講去；不過如果你想要明白的，我可以呀，勉強啊，講給你聽；但是啊，不是這個時候。因為我們這個《楞嚴經》啊，如果講〈楞嚴咒〉，單這一個〈楞嚴咒〉啊，一年也講不完，甚至於三年也講不完，甚至於十年也講不完；那麼在這個期間呢，不能完全講。

那麼現在我把這個咒的大意呀，講一講。這咒的大意呀，它有五會，這五會呢，就表示這五方啊。五方，就是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中。

東方，就是金剛部，就是阿闍佛為教主。

南方，就是寶生佛，寶生部，寶生佛做教主。

中央呢，就是佛部，佛部呢，就是釋迦牟尼佛做教主。

西方呢，就是蓮華部，就是阿彌陀佛做教主。

北方呢，叫羯磨部，羯磨部，就是羯磨佛為教主，這分開五部。

因為這個世界呀，有五大魔軍；東方也有魔，南方也有魔，西方也有魔，北方也有魔，中央也有魔。因為這有這個五魔啊，所以呀，佛也分開五方，就鎮壓著這個魔。如果沒有佛呢？那魔呀，就會出世，就會出現了。現在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這也表示五方，也就是表示五部，代表五部。

那麼這其中啊，這個楞嚴法，咒的法呀，有三十幾種；這是啊，大概，若往詳細了說，有一百多種。那麼這個法，有這個**成就法**，成就啊，就是你念這個咒啊，你求什麼事情，求什麼願的，你想求什麼事情，都可以成就的，這叫成就法。

又有**增益法**，增益法，（就是增加那個增；益呀，就是利益那個益），增益法。增益法呢，就是你誦這個咒啊，對你自己有所求也可以增益，對於旁人也可以增益，這叫增益法。

又有呢，**勾召法**，勾，就是這麼一個勾，這叫勾；召呢，就是叫你來，勾著你呀，把你抓來，這勾召法呀，就是把你抓來。抓什麼呢？你一誦這個咒啊，把那妖魔鬼怪，它無論相離呀，距離幾千萬萬里，都可以把它抓來。譬如它害人，在這個地方害人，害完了它跑了。跑了，用這個勾召法呀，它就相離多遠，也可以把它捉來，把它就像差人呢，到那，就把它捉來，像警察似的，去把那個犯人就給捉來，這叫勾召法。

又有**降伏法**，降伏法，這個魔啊，它也有神通，它也有咒；你呀，念咒，它也念咒，它也有用神通。但是你用這個〈楞嚴咒〉，就把它所有的這個咒，都給它破了，給它破了。那麼破它的咒啊，我以前對你們大家都講過，其中有幾句啊，這是**破魔羅網**的一種咒，也是**破魔的咒術**的這個咒。我有教過你們，現在我不妨啊，再教你們；你們有，沒有學過的，可以用筆把它寫下來。

這幾句呢，破他人的咒術，破這個邪咒的，因為，為什麼這個〈楞嚴咒〉一念，那先梵天咒就沒有效驗了呢？就因為有這個**五大心咒**。這五大心咒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「**叱陀你。阿迦囉。蜜唎柱。般唎怛囉耶。寧竭唎**」，這五句呢，就叫五大心咒。

這五大心咒呢，是破魔，天魔外道一切咒術的這根本咒。你，他無論有什麼咒，你一念這幾句，就都把他破了，他那個咒就沒有功效了。我這個法，啊，我如果要賣錢呢，賣幾百萬我也這個我也不賣給他；不過我看你們都

有點誠心呢，我這一個cent(一分錢)也不要，也傳授給你們。那麼這是啊，就是降伏法，能破他外道法，這是降伏法。

又有這個**息災法**，息災法，你有什麼災難？本來應該這個人呢，啊，掉海裏淹死，他一念這個〈楞嚴咒〉呢，就把它解過去了，掉到海裏也淹不死了。啊，或者你應該呀，搭船，這個船會沉了，念這個咒啊，這個船它也不沉了。或者坐飛機，這個飛機呀，在空中應該爆炸，你一念這個咒啊，啊，啊，它也不爆炸了。說這個，真是神乎其神！

我從緬甸呢，到這個泰國，那一段的航空線呢，很危險的！我由緬甸到泰國那一趟呢，在那個飛機上，那個飛機也沒有搖，也沒有晃；啊，那個駕駛員就說，啊，怎麼這一次這個飛機這麼平穩呢？但是他不知道，喔，那時候，那個天龍八部，諸佛菩薩都在那個飛機，左右前後那麼護持著。

這有這個息災法，你明明，啊，譬如有什麼意外的事情，就能啊，把它由大呀，化小，由小的化沒有了。所以這個事情啊，就是多數有驚無險的，有驚，恐怖，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危險，這你要念這個〈楞嚴咒〉，這叫息災法，就是消災。

又有**吉祥法**，吉祥啊，你念這個咒啊，啊，一切的事情遂心如意，很吉祥的，非常的吉祥，這是有這種種的法。這個咒啊，如果要說它的好處，那簡直的，就是說幾年也說不完的，這太多了，不過我把這幾種法呀，這幾個意思給你們講一講。

上人念楞嚴咒！

阿難！是佛頂光聚，悉怛多般怛囉，祕密伽陀，微妙章句。

阿難！「是佛頂光聚」：這是啊，這個佛頂光所集聚的，「悉怛多般怛囉，祕密伽陀」：**這個悉怛多般怛囉**，還是那個個**大白傘蓋**！這個大白傘蓋呀，能徧覆三千大千世界，那麼保護一切的眾生。是「祕密伽陀」：伽陀呀，就是**重頌**。這祕密的，因為這個咒裡邊呢，有的有幾處是重複的，所以呀，也好像那個重頌的偈一樣。「微妙章句」：這個章句啊，是最微妙章句。

昨天不講，這個章啊，就是一大段，好像一會一會的，這叫章；句啊，就是一句一句的。

出生十方一切諸佛。十方如來因此咒心，得成無上正徧知覺。

這個咒啊，它啊，「出生來十方一切的諸佛」：所有的諸佛呀，都是從這個咒裏邊呢，產生出來的。所以呀，這個咒可以說是一個佛的母親。「十方如來」：那麼十方啊，所有的如來。「因此咒心呢」：因，就是藉著啊，這個〈楞嚴咒〉。「得成無上正徧知覺」：就得成啊，沒有再比它再高尚的，這正徧知。

正徧知啊，怎麼叫**正知**呢？正知，知道啊，心生萬法，這正知。怎麼叫**徧知**呢？又知道是萬法唯心，萬法呀，唯心。心能生萬法，這正知，萬法唯心，就是徧知，這種的正徧知覺。

十方如來執此咒心，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。

這個咒心呢，這個楞嚴咒因為是佛肉髻頂相啊，湧百寶光，光中湧出千葉寶蓮，在這個寶蓮華上面，又有一個佛的化生，說的這個楞嚴咒。所以這個楞嚴咒啊，是「十方如來執此咒心」：這是咒的一個心，也就是心咒；佛的心咒也是啊，佛的咒心。

那麼十方如來執此，就是啊，執持這個咒心，「降伏諸魔，制諸外道」：就是用這個咒心呢，來降伏一切的諸魔，制諸外道。所以呀，一切的天魔外道最怕的就是這個楞嚴咒。

十方如來乘此咒心，坐寶蓮華，應微塵國。

這個十方的如來，啊，「乘此咒心」：乘啊，也就是啊，前邊那個，也就是藉著的意思，仗著這個咒心呢，來「坐寶蓮華」：坐大道場，寶蓮華而坐道場。「應微塵國」：他啊，這個應身呢，能到微塵數這國家那麼多，都是啊，憑著這個楞嚴咒心的力量。

十方如來含此咒心，於微塵國轉大法輪。

這個十方的這個如來，「含此咒心」：也就是啊，用這個咒心，「於微塵國轉大法輪」：去轉法輪教化眾生，也仗著這個咒心。

十方如來持此咒心，能於十方摩頂授記；自果未成，亦於十方蒙佛授記。

「十方如來啊，持此咒心」：他就受持啊，這個咒心。「能於十方」：他啊，能在這個十方。「摩頂授記」：在十方啊，給其他的眾生摩頂授記。

「自果未成」：自己的果位呀，沒有成就。「亦於十方蒙佛授記」：你自己要是啊，果位沒有成的話，也就在十方啊，得到這個諸佛給你摩頂授記。

十方如來依此咒心，能於十方拔濟群苦，所謂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盲聾瘖瘂、怨憎會苦、愛別離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陰熾盛、大小諸橫，同時解脫，賊難、兵難、王難、獄難、風火水難、飢渴貧窮，應念銷散。

這個十方的佛呀，「都依此咒心」：就是啊，用這個咒心。「能於十方」：能在十方啊，「拔濟群苦啊」：拔濟眾生的這個群苦。群苦啊，有八種，就是啊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、五陰熾盛，這是**八苦**。又有八難，八難呢，這個八難呢，是個很不好的。

八難是什麼難呢？就是地獄難、餓鬼難、畜生難、盲聾瘖瘂難、北俱盧洲難、佛前佛後難、長壽夭難，這叫八難，還有世智辯聰難。

八難呢，地獄，餓鬼，畜生，這是啊，三種，三種難。北俱盧洲難，北俱盧洲啊，我們這現在是南瞻部洲，那麼還有北俱盧洲，北俱盧洲的人呢，是壽命很長的，他的壽命啊，活一千歲，非常快樂的；可是啊，最苦的地方啊，就是不見佛、不聞法、不睹僧；看不見佛，聽不見法，遇不著僧，沒有僧人，那個地方。所以呀，那個也在八難之一的。地獄難、餓鬼難、畜生難、北俱盧洲難這是四種了。

還有這個盲聾瘖瘂難，這是五種了。還有世智辯聰難，這是六種了。佛前佛後難；在佛前生的，在佛後生的，遇不見佛，這也叫啊，難。還有長壽夭難，長壽夭呢，在那個天上啊，那個地方啊，也是壽命很長的，不過那也是不見佛、不聞法、不睹僧，沒有三寶。所以呀，這都叫八難。

什麼叫世智辯聰呢？世智辯聰，就是啊，世間所有的這些個知識，好像科學，化學，聲、光、電、化這一類的，這所有的世人發明的，這都叫世智辯聰。那麼他沒有個道理，他能講出個道理來，沒有個理由，他講出個理由來，所以這叫世智辯聰難。

啊，還有這個一切的苦，「怨憎會苦」：你對啊，對於這個人呢，你很討厭這個人，熟不知啊，你在這有這麼一個人呢，你到另外的地方，又遇到這樣一個人，怨憎會苦。「愛別離苦」：你對於這個人呢，有一種愛心，啊，但是環境使然呢，不能在一起，常常啊，要分別，所以這愛別離苦。

「求不得苦」：你啊，沒有得的時候，你想求，求得到，這求，而不得，

這叫求不得苦。「五陰熾盛」：五陰熾盛啊，就是這個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這五種啊，熾然而盛，猶如火光一樣，這也是一種苦。

「大小諸橫」：大的橫、小的橫，這有很多種橫。怎麼叫橫呢？橫，就是啊，不順著死，而橫死的。譬如被車撞死啊，啊，或者呀，這個樓倒塌了，被這個樓砸死啊，或者種種意外；總而言之，意外呀，死傷的，這叫橫。「同時解脫呀」：可是啊，同時都能解脫。

又有「賊難」：這個賊難也可以解脫，兵難也可以解脫；「王難」：犯法難，受王難，這也可以解脫；「獄難」：在這個監獄裏頭，也可以解脫。風火水難等。「飢渴貧窮，應念銷散」：所有一切的難呢，你若能誦持〈楞嚴咒〉，就都會消失了，都會沒有了。

八苦，就是生、老、病、死苦，生、老、病、死，這四種了，然後再加上怨憎會，愛別離，求不得，五陰熾盛，這合起來就是八苦。

十方如來隨此咒心，能於十方事善知識，四威儀中，供養如意；恆沙如來會中推為大法王子。

這個十方的如來呀，「隨此咒心」：他啊，也是啊，隨這個咒心。「能於十方」：在這個十方啊，「事善知識」：奉事啊，這一切的善知識。「四威儀中」：行住坐臥這四威儀中，「供養如意」：那麼供養啊，這個三寶；這種的儀式啊，都非常的如意。「恆沙如來」：有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佛啊，「會中推為大法王子」：在他這個法會裏邊呢，推崇你呀，做這個大法王子，就是啊，第一個佛子。

十方如來行此咒心，能於十方攝受親因，令諸小乘，聞祕密藏，不生驚怖。

這個十方如來呀，他呀，用這個，也行此咒心。「能於十方攝受親因」：攝受親因呢，就是這個佛啊，他也有六親眷屬，那麼和他接近這一些個眷屬啊，親戚啊，他啊，要先攝受他。為什麼釋迦牟尼佛成佛，就到這個鹿野苑先度這五比丘呢？就因為這五比丘啊，就是他的今生的親戚和宿世的親戚，所以先度五比丘，這叫攝受親因。

「令諸小乘」：令一切的這個即便呢，他的親戚墮落這個小乘，習學小乘法，啊，「聞祕密藏」：聞著啊，佛所說的這個祕密藏啊，這個大乘法，「不生驚怖」：他不會啊，生出一種驚慌恐懼的心。

十方如來誦此咒心，成無上覺，坐菩提樹，入大涅槃。

十方的如來他怎麼成佛呢？也就因為啊，「誦此咒心」：怎麼叫誦呢？這個誦啊，就是不照著這個本子啊，能念的出來，這就叫誦；你照著本子啊，念呢，照著這個書本子來念呢，這叫讀；不要這個書本子念，這叫誦。十方如來呀，他誦此咒心，「成無上覺」：他就成佛了；他成佛，也藉著這個咒心成的佛。「坐菩提樹」：坐這個菩提樹下，入大涅槃。

十方如來傳此咒心，於滅度後，付佛法事，究竟住持，嚴淨戒律，悉得清淨。

十方的佛呀，他傳授這個咒心，「於滅度後啊」：在佛的滅度後啊，「付佛法事」：咐囑啊，他吩咐這個後人呢，這個法事怎麼樣去做，怎麼樣究竟住持這個佛法呢；啊，「嚴淨戒律」：怎麼樣嚴淨戒律呢？「悉得清淨啊」：因為藉著這個咒的力量啊，都得到清淨，都得到啊，圓滿。

077. 卷七

若我說是佛頂光聚般怛囉咒，從旦至暮，音聲相連，字句中間，亦不重疊，經恆沙劫，終不能盡。

假設呀，「若我說是佛頂光聚」：就說這個〈楞嚴咒〉。「般怛囉咒」：誦般怛囉咒，也就是這個堅固咒，也就是啊，這個大白傘蓋的咒。「從旦至暮」：從早間呢，早晨到晚間。「音聲相連」：這個音聲啊，也相連而不斷；「字句中間，亦不重疊」：在這個字句方面呢，也不說重複了。「經恆沙劫」：經過的時間呢，有恆河沙劫那麼多的時間，「終不能盡」：也說不完這楞嚴咒心，這個這種的功德和妙用，說不完的。

亦說此咒，名如來頂。

也嘛！叫這個咒，它這個名字就叫「如來頂」，又有一個名字叫如來頂。

汝等有學，未盡輪迴，發心至誠，取阿羅漢，不持此咒而坐道場，令其身心遠諸魔事，無有是處。

「汝等有學」：就是你們現在這一般有學的人，「未盡輪迴」：這個輪迴啊，還沒了，現在還在這個輪迴之中，六道輪迴之中。「發心至誠啊」：你們發心呢，很至誠的，「取阿羅漢呢」：想得到阿羅漢果。「不持此咒」：

假設你若想得阿羅漢果，你不誦持這個〈楞嚴咒〉的話。

「而坐道場」：你想啊，成佛坐道場，「令其身心，遠諸魔事」：令你的身和心呢，沒有魔事，「無有是處」：就是啊，你一定要誦這個咒，才能沒有魔事；你若不信誦這個咒啊，你也就不能坐道場，也就不能遠離魔事。你想坐道場，成阿羅漢果，一定要誦持這個咒的。

阿難！若諸世界，隨所國土所有眾生，隨國所生樺皮貝葉，紙素白氈(勿一廿ノ)，書寫此咒，貯於香囊；是人心昏未能誦憶，或帶身上，或書宅中，當知是人，盡其生年，一切諸毒所不能害。

這是啊，說這個咒的這種用途。

阿難！「若諸世界」：假設所有的世界，此世界、他世界、無量諸世界。「隨所國土」：到啊，任何的一個國土裏邊去，「所有眾生」：所有的國土的眾生。「隨國所生」：在任何的國家所生的，也不論你是美國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是日本、是中國、是印度、是泰國、是暹羅，什麼地方？緬甸，是哪一國家都包括在內了。

「樺皮貝葉」：這樺樹皮呀，可以寫字的；**貝葉**呢，是貝多羅樹啊，這個葉子也可以寫字的。「紙素」：或者啊，這個白紙，「白氈」：用這個印度啊，有一種這個白氈花所製的這種東西，「書寫此咒啊」：在或者用紙，或者用布，或者用什麼東西呀，能寫字的，書寫此咒；書，是恭恭敬敬的這叫書；寫呢，就那麼隨隨便便，很潦草的這叫寫，那麼書寫這個咒。

「貯於香囊」：把它啊，放到一個香袋裏頭，一個香袋裏頭。「是人心昏呢」：這個人呢，他心昏，「未能誦憶」：他不能啊，這麼把它背誦出來，或者憶，「或帶身上」：或者呀，把這個咒啊，帶到身上，「或書宅中」：或者寫到住的屋裏邊牆上。

「當知是人」：你應該知道啊，這個人，「盡其生年」：盡他這一生啊，他這一生，由生到死啊，這一生啊，「一切諸毒」：所有的一切的這個毒。這個毒啊，有大毒小毒，這個所有一切的諸毒。「所不能害」：都不能害這個人。

阿難！我今為汝更說此咒，救護世間，得大無畏，成就眾生，出世間智。

阿難！我現在呀，再跟你說一說，為你呀，再說一遍此咒，這個〈楞嚴咒〉

啊，它啊，能救護這個世間的。「得大無畏」：令一切的人呢，都得大無畏，「成就眾生」：眾生啊，有什麼所求啊，他就可以成就。那麼最要緊的，就是「出世間智」：能以呀，具足這個出世間的這種智慧。

若我滅後，末世眾生，有能自誦，若教他誦，當知如是誦持眾生，火不能燒，水不能溺，大毒小毒所不能害。

「若我滅後」：我啊，滅度以後，「末世眾生」：就是末法的時候啊，這一切眾生，你我現在都包括在內了。「有能自誦」：有能啊，自己背誦啊，這個〈楞嚴咒〉，「若教他誦」：或者呀，再教他人呢，誦讀這個〈楞嚴咒〉。「當知如是」：你應該知道啊，像這樣子。

「誦持眾生啊」：這個能以背誦，能以讀誦這個眾生啊，「火不能燒」：火也不能燒他，水也不能溺他，也不能淹死他。「大毒小毒所不能害」：無論是大毒啊，是小毒，都害不了他。

如是乃至天龍鬼神，精祇魔魅，所有惡咒皆不能著，心得正受。一切咒詛，厭蠱毒藥，金毒銀毒，草木蟲蛇，萬物毒氣，入此人口，成甘露味。

啊，你誦這個〈楞嚴咒〉，「如是乃至」：你若能以呀，誦這個〈楞嚴咒〉，如是乃至，「天龍」：天上的龍；和鬼神；和這個精，精，就是啊，成了精了，成妖精；祇，祈呀，它也是一種啊，鬼神的名字，祈。「魔魅」：或者呀，這鬼魔之類的。「所有惡咒啊」：鬼魔他們都有惡咒的。

昨天晚間我告訴過你們那個「叱陀你。阿迦囉。蜜唎柱。般唎怛囉耶。寧竭唎」，那五句啊，那是五方五佛五部五大心咒；你不要把它看的很簡單了，那是五方的佛的心咒。所以呀，能有什麼功用呢？就是能破魔這個咒術的。魔王啊，他無論有什麼咒術？有什麼咒？你一誦持那幾句啊，就把他那個咒給破了，他那個咒一點功效都沒有了，就沒有咒力。

「皆不能著啊」：為什麼他不能著呢？就因為那五大心咒都給它破了，都給它，它那個就沒有功效了。「心得正受啊」：你這個念〈楞嚴咒〉這個人呢，心也可以得到正定正受。

「一切咒詛」：所有一切天魔外道他們那個邪咒啊，「厭蠱毒藥」：這個蠱啊，厭蠱就是厭，這個厭魅；蠱啊，就是一種蠱。這蠱啊，在中國呀，南方很多，在這個尤其在南洋一帶，這個緬甸呢，暹羅呀，高棉呢，這個新加坡、馬來亞這一帶啊，都有這種蠱毒，中蠱了。

他這種蠱啊，也有一種咒術，有一種毒藥，給你吃了，你就永遠要聽他的招呼，要聽他命令，你若不聽他命令呢？就死了，就會沒有生命了，沒有生命。這是啊，他有這種的蠱毒，就這麼厲害的。

在澳洲都有那種外道啊，有那種的咒術啊，他可以把這個人的頭啊，有一種咒啊，他那個山裏頭那種的人呢，有一種咒啊，他一念咒，把這個人的頭念的好像雞蛋那麼大了，他拿著做這個做展覽品，有這樣的法術。你這個世間呢，這麼大呀，無奇不有，什麼樣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。

你不要以為啊，說我沒看見，我不相信；你不相信，你就是太愚癡了！為什麼呢？你所看不見的東西多得很，那你若等你都完全看見你才相信，那你這一生也看不完的，這個世界上的事情。

我常常講，以前沒有發現這個新大陸，沒有人呢，發現美國的時候，人人都不知道有個美國。那麼你若對人講啊，說有個美國，在這個那又有檀香山，又有什麼的；人說，哎，你說夢話呢，這個世界哪有美國呢？根本沒有的。那麼他說沒有，他不相信有美國。

那麼這個美國這個土地倒是有沒有呢？是會不會因為他說沒有，這個土地就沒有了呢？不會的。他說有，也是有，說沒有，還是有；所以你信，也是有，不信，也是有。那麼這個也是這樣子，這世界有一些個很奇怪的事情，你說你沒看見，我不信；那麼你以前沒有看見美國，人家說有美國，你信不信？你不信，不信，那你就是太沒有智慧了，因為你不明白這世界上的這個事情。所以這個世界啊，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的。

那麼這蠱毒，它蠱啊，給你中了蠱，你就永遠要做他的奴隸，不做他奴隸啊，啊，那你就沒有生命了，這叫蠱。毒藥，所有一切毒藥。「金毒」：這個金子也可以毒死人，銀子也可以毒死人。「草木蟲蛇」：這蟲子也有毒的，這個蛇也有毒的。

「萬物毒氣」：所有的，那麼很多很多的，說不完那麼多，萬物的毒氣。
「入此人口」：入哪個人口？入念〈楞嚴咒〉那個人的口。說，那我試一試？你〈楞嚴咒〉還沒念好呢；你若〈楞嚴咒〉念靈了，你可以試的；沒有念靈啊，哎，那你先不要試的。

一切惡星，並諸鬼神，磓(彳亍)心毒人，於如是人不能起惡。頻那、夜迦、諸惡鬼王，並其眷屬，皆領深恩，常加守護。

在前邊呢，所講的一切的毒物，一切的萬物啊，這個毒氣，入此人口，入到啊，這個誦持〈楞嚴咒〉這個人的口裏，「成甘露味」：雖然是有毒的東西呀，可是會變成啊，甘露味。這甘露啊，是一種甜的甘露，甘呢，就是甜；露啊，就是一種啊，甜的飲料，甜的東西。雖然有毒，但是啊，它那個味道會變了。怎麼會變的呢？就因為呀，你受持〈楞嚴咒〉，誦持〈楞嚴咒〉的關係，所以一切毒物都變了。

「一切惡星」：一切的惡星，這一切的惡星啊，就是惡的星宿。這惡的星宿呀，譬如太歲了，值年太歲，啊，這都是凶星。或者白虎星了，在中國人講那個白虎星，白虎星，就是很凶的。又有喪門星；若有喪門星啊，啊，就會死人的。所以這一切的惡星，很不吉祥的。

這種的星，「並諸鬼神」：和一切的鬼。你呀，人呢，說是啊，我不信鬼，不信神；啊，你沒有見到鬼啊，你就不信；你見著啊，你想不信也不可以了。「砣心毒人」：這個砣心呢，毒人，這個砣呢，也是個毒，就是個毒，當個毒字講。這個毒呢，就好像有一種砣霜，在這個砣霜這種毒啊，人一喝了，人一吃多少就會死的。

那麼這個砣心毒人呢，就是言其呀，他那個心呢，好像那個砣霜那麼毒。砣霜，這個砣霜在中國有好幾個名稱，又叫「紅礬」，又叫嘛，「信」；（是人字邊加一個言字啊，那個信）。就「信石」。又有一個名字叫什麼？叫「人言」。也就是單立人邊呢，加一個言字，這個讀個「信」呢。但是這個藥，有的時候開這個藥的名啊，不寫「信石」，就寫「人言」，那麼人言呢，這也知道是「信石」了。

這種東西最毒的，言其呀，人這個心呢，就和這種的東西啊，和這種毒的東西啊，是一樣的那麼毒。「於如是人」：可是雖然呢，這種毒心的人呢，但是他對這個持誦〈楞嚴咒〉這個人呢，「不能起惡」：他這個毒心也沒有用了，毒心呢，也變了。

「頻那，夜迦」：頻那呀，前幾天不那個設壇講過了，這個頻那呀，就是那個豬頭使者，即是那個豬頭使者，豬頭的護法；夜迦呢，夜迦就是那個象鼻子的使者，就是象鼻子的護法。「諸惡鬼王」：這個豬頭使者，和象鼻使者，都非常之惡的，他們相貌啊，非常之惡，諸惡鬼王，和其他所有一切諸惡鬼王。

「並其眷屬」：和呀，他所有的同類的眷屬。「皆領深恩呢」：這些個諸

惡鬼王啊，和這個頻那、夜迦等等的，都是啊，在過去啊，就領到佛的這種深恩，就得到佛的這種深恩，「常加守護啊」：常常的來守護這個持〈楞嚴咒〉的人。所以持誦〈楞嚴咒〉啊，這種的妙處啊，那真是不可思議的。

阿難當知，是咒常有八萬四千那由他恆河沙俱胝金剛藏王菩薩種族，一一皆有諸金剛眾而為眷屬，晝夜隨侍。

「阿難」：你應該知道啊，這個咒啊，常常的有八萬四千呢，「那麼多」：那麼多，這是印度的十四個大數目之一；那由他，就是有的說是啊，千億的，有的說百億的；總而言之，就是一個多的數目。「恆河沙俱胝啊」：據說是百億。那麼「金剛藏王菩薩」：有這個金剛藏王的菩薩。

這個金剛藏王的菩薩，他不單他自己，而且呀，還有「種族」：啊，菩薩的種族。「一一皆有諸金剛眾」：每一個種族啊，都有很多的金剛率領著，「而為眷屬」：做他的同類一起來的。「晝夜隨侍啊」：白天和晚間都隨侍啊，隨侍這個〈楞嚴咒〉。

那個前邊不說，「南無十方佛，南無十方法，南無十方僧，南無釋迦牟尼佛，南無佛頂首楞嚴，南無觀世音菩薩，南無金剛藏菩薩」，那個金剛藏菩薩，就是這個八萬四千金剛藏菩薩；不單八萬四千金剛藏菩薩，每一個菩薩又有八萬四千這麼多，因為啊，這個菩薩眷屬啊，也特別多。

設有眾生，於散亂心，非三摩地，心憶口持，是金剛王，常隨從彼諸善男子，何況決定菩提心者。此諸金剛菩薩藏王，精心陰速，發彼神識，

「設有眾生」：假設若有這個眾生，啊，「於散亂心」：他啊，心念非常散亂而沒有專一；雖然沒有專一啊，啊，但是他也沒有定力，不單沒有專一，而且啊，還沒有定力，沒有得到啊，「三摩地」：沒有得到定力。可是啊，他「心憶口持」：心裏啊，這麼想這個佛所說的這個〈楞嚴咒〉；那麼心裏啊，記得，口裏呀，就誦持。

「是金剛王啊，常隨從彼呀」：這個金剛王菩薩就跟著這個散亂心持〈楞嚴咒〉這個人，「諸善男子」：啊，所以你這一般的善男子啊，「何況決定菩提心者」：何況你決定發這個菩提心的這樣人呢，「此諸金剛菩薩這個藏王」：這一些個金剛藏王菩薩，也怎麼樣啊？

「精心陰速啊」：他呀，啊，用他這種的很精真的這種心呢，暗暗的來啊，速，速啊，就是催速，催啊，催速，催速什麼呢？「發彼神識」：令你呀，

這個神識，令這個散亂心這個神識啊，就開發；神識開發，也就是啊，增加他的智慧；也就是啊，這個一點一點呢，令他這個散亂心就沒有了，就啊，一點一點就可以得到這個定力了。陰速，就是暗暗的來呀，幫助他，在默默中幫助他，令他開智慧，令他心念專一了。

是人應時，心能記憶八萬四千恒河沙劫，周徧了知，得無疑惑。

這個人呢，「應時」：就在啊，這個時候。「心能記憶」：因為這個金剛藏王菩薩在默默中啊，開他的這種的神智，所以呢，他就啊，當時就能記憶八萬四千恒河沙劫這麼長的時間。「周徧了知」：他啊，一切一切都明瞭，「得無疑惑」：得到啊，毫無疑惑這種的智慧。這就是啊，他得到宿命通了，能知道從前的事情。

從第一劫，乃至後身，生生不生藥叉羅刹，及富單那、迦吒富單那、鳩槃荼、毗舍遮等，並諸餓鬼，有形無形，有想無想，如是惡處。

從第一個劫，乃至啊，「後身」：最後成佛呀，這個時候，乃至於最後的身。「生生不生」：他啊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那麼生生死死啊，可是啊，那麼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這很多生啊，很多啊，這個世。但是啊，他可不生到啊，這個有「藥叉」：藥叉呢，又叫夜叉，又叫藥叉，這個呢，就叫捷疾鬼，捷疾鬼呀，跑的很快。

「羅刹」：羅刹呢，這個羅刹也是一種的吃人的鬼，它吃人呢，這個人死了，它有一種咒，這個人死了，身體爛了，他可以用這個咒，一念這個咒呢，把這個人的肉，又都變成新鮮，他就吃這個東西。「富單那」：富單那呢，就是個惡臭鬼，又惡，又臭，這個鬼，若撞到這個鬼呀，你若遇到這個鬼呀，就得熱病，得這個熱的疾病。

「迦吒富單那」：這個富單那，又叫「捕單那」；迦吒富單那，這個就是奇臭鬼；他這種臭啊，那個是惡臭鬼呀；他這是奇臭鬼，很出奇的這種臭味，從來你就沒有聞過這種臭味，啊，臭的不得了，真是所謂：「奇臭不可聞也」，那麼你若一聞到這種臭味啊，哈！那把你的肚子裏邊呢，所吃的東西都會吐出來，就這麼臭的得這麼樣子。

啊，因為他這個臭味，把你裏邊這個臭味也都勾出來了，所以就全部和盤托出，就都吐出去了，能有這種的力量。那麼它這種病呢，又是一種啊，熱病，熱的更厲害；熱病啊，就是週身發燒；燒，甚至於燒到一百二十度，一百三十度，甚至於兩百度，啊，燒的，啊，把骨頭燒的都變成灰，你看

這厲害不厲害！所以這個就是啊，這個發燒的鬼。

「鳩盤茶」：鳩盤茶前邊也講過了，其實這些鬼前邊也都講過，這鳩盤茶是什麼鬼呢？是甕形鬼，哈！他就像一個，像一個罈子似的，像一個罈子的形，甕形鬼。這個鬼呢，他專門呢，魘魅人，怎麼魘魅人呢？啊，你睡著了，他就來，來了，搞的你魘住了；魘住了，啊，睜著眼睛不會動彈，也說不出話來；想要講話，也講不出來；想要動彈呢，這麼摸撫一下，也不可能的。那麼如果若是厲害了呢，就會把這個人魘魅死。若是這個人有陽氣的呢，他就魘魅不了；你有陰氣啊，他就給魘魅住了，你若屬陰。

所以什麼叫屬陽的呢？你常常啊，生一種歡喜心，真正的歡喜，自性裏邊的歡喜，不是啊，在表面上哈哈那麼歡喜。那個自性裏邊呢，非常快樂，這屬陽。你自性裏邊呢，若常常愁悶，啊，一天到晚憂愁啊，煩惱啊，啊，苦苦惱惱的，這就屬陰；屬陰呢，這鬼就會找來。你若屬陽呢，那就是神；屬陰，就是鬼。

所以「重陽者神，重陰者鬼」；你呀，陽氣盛，就是神；陰氣盛，就是鬼。你等修佛道呢，你這個純陽體就有光；你若是純陰體呢，啊，就有黑氣，有一股黑氣。所以你這人呢，是好人，是不好人，一看就知道。那好的人呢，他就有這個白氣，那壞的人呢，他就有一股黑氣，這股黑氣就是魔氣。那麼這鳩盤茶。

「毗舍遮」：這個毗舍遮，又叫毗舍者。「等」：啊，就還有很多種的，不過不能講那麼多。這毗舍遮是個什麼鬼呢？是個吃精氣的鬼。他啊，吃這個五穀的精氣，又吃人的精氣；所以呀，這種鬼呀，嗯，也是啊，一個很壞的鬼，不是好的鬼。

凡是鬼他都是很壞的，不過鬼裏頭也有菩薩，那個是菩薩他故意現一個鬼王身，去做這個鬼。那麼去做鬼呀，來度這個鬼，好啊，發菩薩心。等，他們很多的眷屬。

「並諸餓鬼」：啊，很多很多餓鬼的。這餓鬼呀，有很多種，有的那個肚子大的餓鬼，有的那個咽喉啊，小的餓鬼，有很多種，餓鬼也有，啊，很多很多種的。「有形」：有形啊，就是有形有相的；有形有相的，就是有這個身體的。那麼有這個「無形的」：無形的，就你看不見的；看不見呢，這種東西啊，你不要以為就是沒有了，看不見的東西啊，它不過無形，但是啊，它都有識的；你凡夫肉眼看不見，要是啊，得到五眼六通，也可以看得見的。

「有想」：有想啊，就是有思想的。有「無想」：無想啊，就是沒有思想，無想。沒有思想是什麼呢？就是土木金石。有想的，就有生命；沒有想的，沒有生命。啊，「如是惡處啊」：不生到啊，這個人呢，他啊，生生世世，生生不生啊，他生生世世都不生到啊，這有這個惡鬼的地方，有這個這種種有惡的這個地方他不生的。

是善男子，若讀若誦，若書若寫，若帶若藏，諸色供養，劫劫不生貧窮下賤不可樂處。

這個善男子啊，啊，他或者讀，對著這個本呢，來讀誦這個楞嚴咒。「若誦」：或者呀，不需要這個本子，不需要書本，那麼能可以呀，背的出，背的出這個楞嚴咒。「若書」：或者他用啊，恭恭敬敬的這麼樣書寫這個楞嚴咒。或者呀，那麼很潦草的這麼草寫楞嚴咒。

「若帶」：或者把它帶到身上，把這個楞嚴咒帶到身上。「若藏」：或者呀，把它藏到啊，家裏頭什麼地方。「諸色供養」：用啊，種種的香花、燈、塗、果，來供養啊，這個楞嚴咒。因為這個楞嚴咒啊，就是那個佛的化身如來呀，所說的，所以呀，應該供養。

「劫劫不生」：前邊是那個生生不生啊，現在是劫劫都不生。啊，無論哪一個劫，也不生到啊，那個「貧窮下賤不可樂處」：啊，所以要不我怎麼說，你要能把楞嚴咒讀會了，能背的出啊，能啊，**就像你自己的，由你自己心裏流出來的楞嚴咒，楞嚴咒也就是你一個心，你的心也就是楞嚴咒，這得到啊，這個持咒三昧。**

得到持咒三昧呀，你若能誦的猶如這個流水似的，啊，源源不斷，那麼流過去又過來，就像那個所流的水，源源而來。能以這個樣子啊，你最低限度，最低限度啊，也可以七生啊，七世啊，做得好像這個在美國這個煤油大王啊，那麼有錢，七生。

你若是能生生世世，生生妳都繼續的讀呢，那七生，或者七十生、七百生、七千生、七萬萬生，都不一定的了；只要你願意做有錢的人，你要願意做這個富翁，幾世都可以的。

可是啊，有的時候，你做有錢的富翁做時間多了，也會討厭，也會討厭。那麼會討厭就想幹什麼呢？就想要成佛去。所以呀，你沒有得到這個好處，你以為這個富翁啊，是很快樂的；你得到做富翁的時候，富翁其中也

有一些個麻煩的事情；所以呀，有了麻煩，就想要成佛去了；成佛什麼麻煩都沒有了。啊，那時候如如不動，了了常明；所以呀，我現在先給你個test（試驗），先給你一個預先告訴你，你就是做富翁啊，也不如做佛好。

啊，劫劫不生貧窮下賤不可樂處，不可呀，樂處，可樂處，不可樂處。不可樂處，就是啊，那些個不好的地方，沒有快樂。那麼可樂處呢，就是有快樂。那麼現在這不可樂處，你不能生到那個地方去，你想去也不可以的。為什麼呢？這個楞嚴咒拉著你，叫你不要去，不要去，你想要去也不行。

此諸眾生，縱其自身不作福業，十方如來所有功德，悉與此人。

這個誦持楞嚴咒的眾生啊，「縱其自身」：就縱然他自己，「不作福業」：不作什麼福德這種善業。「十方如來」：所有十方的佛呀。「所有的功德悉與此人」：十方佛的功德都給這個人。為什麼呢？就因為他念〈楞嚴咒〉。

因為他或者讀，或者誦，或者寫，或者書，那麼這樣子，所以呢，十方諸佛的功德都給他；他自己沒有功德，十方諸佛的功德都給他。你看看，你說便宜不便宜！只念念〈楞嚴咒〉。

由是得於恆河沙阿僧祇不可說不可說劫，常與諸佛同生一處。無量功德，如惡叉聚，同處熏修，永無分散。

「由是得於恆河沙」：這恆河沙數目很多的。「阿僧祇」：阿僧祇也是一個大數目。梵語阿僧祇，此云叫無量數。「不可說不可說劫」：不可無量啊，這個恆河沙阿僧祇劫，這個無量不可說不可說，說不出來，說不出來，這麼多的劫。

「常與諸佛」：常常的和這個諸佛，「同生一處」；這個同生一處啊，不是說就生在一個地方，這就是啊，同時生，也生在佛啊，出世的時候。好像現在我們這個生在佛後，這叫佛前佛後難，這在八難之中。那麼和佛同時生，出世呢，來到這個世界上來呀。

那麼有「無量功德」：若有無量的功德。「如惡叉聚」：這個惡叉聚啊，就是三個果，生在一個蒂上；一個蒂呀，生了三個果；這三個果，三而一，一而三，誰也離不開誰。所以呀，「同處熏修，永無分散」：同處熏修，在和佛呀，在一起熏修，永無分散，和佛永遠也不分散。

是故能令破戒之人，戒根清淨；未得戒者，令其得戒，未精進者，令其精

進；無智慧者，令得智慧；不清淨者，速得清淨；不持齋戒，自成齋戒。

你真是天天誦持〈楞嚴咒〉，「是故能令啊，破戒之人」：這個破戒本來呀，是不可補救的，無可補救的。但是你若能念楞嚴咒，還啊，能恢復你戒根清淨。能念呢，不是就能念一念，一定啊，要得到誦咒的三昧，就像方才我說似的。

這個咒啊，就是從你心裏念出來的，你這個咒啊，又能回到你這個心裏。這所謂：「咒心心咒，心咒咒心」，這個心和咒啊，合成一個了，沒有分別。所以你想要忘，也忘不了了，這叫「不念而念，念而無念」。不念而念，怎麼叫不念而念？你想不念，它也要念這個咒。

現在我們到講經的時候才念咒，誦這個〈楞嚴咒〉，這不過給你們領一個路啊，給你們各人呢，引導你們這麼一個路；不是說要單單在這個講經的時候，才可以誦這個〈楞嚴咒〉，隨時隨地都可以誦的，可以念的，念這個〈楞嚴咒〉，背誦這個〈楞嚴咒〉。

你念的把一切的其它的妄想雜念都念沒有了，就是一個誦持〈楞嚴咒〉的心；這叫「打成一團」，成一個了，團結起來了，你這個思想啊，這個念頭團結起來。「凝成一片」：成一個了，沒有第二念了。就像那個流水的，那個源源而來，前浪推後浪，這個浪浪不斷，啊，這樣子啊，念的這個咒啊，喔，就像流水似的；又像那颶風似的，那風來，你看不見呢，但是它風來。

「水流風動演摩訶呀」，水流的聲音，和風動的聲音，都是大乘的，大乘法，大乘法都是這個〈楞嚴咒〉的咒心；你能念到這個樣子上啊，哎！那時候啊，你就是破戒了，也能還得到戒根清淨。

「未得戒者」：你沒有受戒的時候。「令其得戒」：就令他得到受戒。「未精進者」：不向前呢，進步，不研究佛法的，你一念〈楞嚴咒〉，念的時間久了，也自然呢，生出一種精進心，「令其精進」。「無智慧者」：你看，啊，沒有智慧的人，哈！「令得智慧」：就愚癡的人呢，令其開智慧。

「不清淨者，速得清淨」：這個修行啊，不得清淨，已經也破戒了，開齋破戒，一切胡鬧了很久，胡鬧了很久；然後啊，你因為你不忘〈楞嚴咒〉啊，所以呀，啊，速得清淨，很快呀，又恢復清淨。

好像我知道啊，我們這裏邊，有一些個人呢，想學佛法，但是都是身心不

清淨的。可是啊，你不清淨沒有關係，只怕你不學，你若學了，啊，終究有一天你就會很快清淨，很快啊，你就明白了，只怕你不學。你若說，啊，我不願意清淨，我也不願意精進，我就願意懶惰，我就願意呀，什麼也不知道？那就沒有辦法了！那就沒有辦法了！

「不持齋者」：不持齋戒，「自成齋戒」：你這個如果念〈楞嚴咒〉，你念的打成一團，凝成一片，啊，風也颳不透，雨也下不漏了；這時候，風雨呀，都沒有辦法打間斷你這個念〈楞嚴咒〉的這個一念，所以呀，這個你就不持齋戒，也就是齋戒了。為什麼呢？你根本就沒有其它的這種妄想心呢，也不是貪欲啊，想吃什麼？吃肉啊，吃魚啊，吃好東西，沒有那個心了。

078. 卷七

阿難！是善男子，持此咒時，設犯禁戒於未受時，持咒之後，眾破戒罪，無問輕重，一時銷滅。

可是啊，這又說明白了，阿難！「是善男子，持此咒時」：他念這個咒的時候啊，持此咒時，「設犯禁戒」：他在啊，以前，沒持咒以前呢，犯過禁戒。「於未受時」：於這個在沒有受戒的時候，他也犯過這個禁戒。「持咒之後」：那麼由他持咒之後呢，「眾破戒罪」：所有的一切破齋啊，犯戒的這些個罪。

「無問輕重」：也不管它輕、是重啊，就甚至於本來這個**四波羅夷罪**；四波羅夷呀，梵語波羅夷，此云叫「棄」。棄呀，就是不通懺悔的。但是你一念〈楞嚴咒〉呢，無論怎麼樣重的，無問輕重啊，「一時銷滅」：都沒有了，這個罪都消滅了。「**如湯潑雪**」，就像那滾湯潑雪似的，雪就都化了。

縱經飲酒，食噉五辛，種種不淨，一切諸佛、菩薩、金剛、天仙、鬼神，不將為過。

前邊說啊，犯罪無論輕重都可以使消滅。

這一段文呢，是說的，「縱經飲酒」：就縱然呢，你這個人歡喜喝酒。「食噉五辛」：那麼吃啊，這個五辛；五辛呢，就是五種辣的東西，又是啊，這個叫「**地物葷**」。這個地物葷呢，就是**蔥、韭、薤**(丁一廿、)、**蒜**，還有叫**興渠**，這種東西啊，是野生的東西。

蔥，就是我們這所做菜的這個蔥。韭，就是韭菜；韭菜啊，中國很多，在這個美國很少的。薤，薤是一種啊，也是野生的東西。蒜，這個蒜。還有啊，這個興渠，這種東西也是野生的，都是辣的東西。這五辛呢，因為吃了，它這個氣味呀，不好，有一股啊，這個不很好聞的這麼一股氣味；所以呢，在佛教裏頭呢，有都這個也都戒了，你吃齋的人呢，這都要戒除了它。「種種不淨」：吃這些個東西啊，都是不淨的東西。

「一切諸佛」：所有一切的諸佛，菩薩，金剛，天仙，鬼神，「不將為過」：你若是啊，能常常誦持這個〈楞嚴咒〉，這個佛，菩薩、一切的護法、天龍鬼神呢，都不責怪你。那麼說不責怪，我就可以呀，隨使用這個東西了嗎？也是不用最好了。

設著不淨破弊衣服，一行一住，悉同清淨。縱不作壇，不入道場，亦不行道，誦持此咒，還同入壇，行道功德，無有異也。

「設著不淨」：假設呀，你要是不清淨的話。「破弊衣服」：就是穿的舊衣服，不是穿的新衣服；穿的舊衣服啊，因為前邊那說，說，你要是修這個法，要穿新的衣服；那麼現在啊，不一定要穿新的衣服，你要是沒有新的衣服呢，就穿舊的衣服也可以的。

「一行一住」：你所有一行一住啊，啊，「悉同清淨」：因為這個咒力的關係呀，你就是啊，穿的舊衣服，破衣服，也和你呀，穿新衣服是一樣的清淨。那麼說為什麼又要穿新衣服呢？以前那個壇場裏邊，這不過就是表示我們這恭敬又恭敬，啊，清淨又清淨；所以呀，你就不穿新衣服也一樣的。「縱不作壇」：你就不造這個壇。

「不入道場」：不必一定啊，在這個道場裏邊，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。「亦不行道」：你呀，也不這個修行。「誦持此咒」：你只能啊，誦持此咒。還同啊，「入壇行道」：你啊，能誦持此咒，這個〈楞嚴咒〉，你就啊，你這個功德呀，就和這個入壇行道那種的功德，「無有異也」：是一樣的，沒有分別的。所以你看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這種的功德呀，真是不可思議的。

若造五逆無間重罪，及諸比丘、比丘尼，四棄八棄，誦此咒已，如是重業，猶如猛風吹散沙聚，悉皆滅除，更無毫髮。

「若造五逆無間重罪」：什麼叫**五逆**呢？這五逆啊，在佛教裏頭，這個罪

呀，是最大的，就是殺父親、殺母親、把父親殺了，把母親殺了，殺阿羅漢，這個證果阿羅漢的人呢，被你殺了，殺阿羅漢。破和合僧，破和合僧啊，譬如這個僧人在一起住，住的很平安的，你想辦法啊，令這個僧人呢，這出家人呢，不合，這叫破和合僧。出佛身血，這個佛呀，啊，你故意呀，把這個佛身上啊，或者用刀啊，剝傷了，或者呀，把佛的什麼地方啊，受損傷了，他出血了，這出佛身血。

那麼說我沒有見到佛呀，佛去逝了，我這可沒有機會來出佛身血了；你就是啊，把這個佛像，妳毀壞了，這也叫出佛身血。所以這個果逸Loni她要寄一個這個佛的相片呢，佛的像啊，給她的親戚，我叫她用這個硬紙啊，把它包好了，不可以這麼隨便呢，就寄；因為你把這佛像啊，這個就是這個相片呢，要是你令它啊，毀壞了，這都叫出佛身血，都是有過的。所以這個出佛身血，就是不在佛的時候；你把佛像毀壞了，都叫出佛身血。

無間重罪：這無間呢，就是無間地獄的罪。唯獨啊，就這五逆啊，十惡五逆呀，這個罪呀，是最重要的；十惡呀，尚且沒有那麼重，這個五逆呀，是最重要的，你若造五逆的罪，一定啊，墮落無間地獄，到那個無間地獄裏去。這個無間地獄啊，以前講過，說一個人呢，在這個地獄裏也是滿的，你再多人呢，也是滿的，它沒有一點的空間的地方；無間呢，也就是這時間上，沒有一點餘閒的時候，這也叫啊，無間；非常的長遠的時候，叫無間。重罪，這個罪最重了。

「及諸比丘」：這個諸比丘啊，就是所說的出家人。比丘呢，有三個意思，就是乞士、怖魔、破惡，以前已經都講過。「比丘尼」：就是啊，出家的女人。「四棄」：這四棄啊，昨天晚間已經講過。

什麼叫四棄呢？就殺、盜、姪、妄。殺、盜、姪、妄，這四戒呀，這叫根本戒；梵語呢，就叫「波羅夷」，中文呢，就叫「棄」，四棄。就這四種你若犯了，犯了這四種的戒，就拋棄到啊，佛法之外去，佛法啊，這個大海的外邊，啊，不可以再入了。

「八棄」：這比丘啊，是四棄。比丘尼呢，就有八棄。八棄，再加上什麼呢？再加上這個觸、入、覆、隨。「觸啊」：(就是身體相觸的這個觸)。在戒律上講啊，說若以姪欲心，與女人呢，身，相觸者，與這個女人呢，身份相觸的，這就犯波羅夷罪，就犯棄罪。

那麼無論男人、女人呢，這個比丘、比丘尼呀，或者和這個在家人呢，這個身體相觸的，你若有一種姪欲心，這就犯罪；如果你若是啊，沒有姪欲

心，那麼這不犯罪。沒有姪欲心，就看有這個姪欲心，沒有姪欲心；若有姪欲心呢，就犯罪；沒有姪欲心呢，這是啊，不犯罪的。

「入」，怎麼叫「入」呢？(入，就是出入的這個入)。出入這個入啊，因為你做比丘尼了，無論在任意的地方談話，必須要在這個光明正大的地方談話，不要啊，到屏處。屏處，就是坐到那個屏風的後邊，旁人看不見；或者呀，這個好像廚房啊，好像什麼？總而言之啊，就單單兩個人呢，男女，你入到啊，入到那個房裏邊呢，沒有其他的人，就一男一女；或者比丘尼，或者比丘。在比丘呢，就比較輕一點；若比丘尼呀，就不可以呀，單獨一個人呢，和另外一個男人呢，那麼去談話；若談話，這就犯了這個入的棄罪。

「覆」，這個覆啊，就是覆諱(尸乂入、)過失啊；覆啊，就是掩藏著；自己呀，所做的事情啊，不坦白，不告訴人，這是一種覆，這也犯棄罪。

「隨」，這個隨呢，就是因為這個比丘尼呀，或者誦戒，這個出家人初一、十五，半月，半月，要誦持這個戒律的，誦持，就念這個戒律的這個經。在這個有比丘的地方啊，這比丘尼一定要隨著這個比丘來誦戒，她自己呀，不可以誦戒的，不可以呀，單獨的受供養，比丘尼呀，不可以受其他人的供養，不可以自己誦戒的。

那麼如果不依照這個方法去做，這犯一個隨的戒，這也叫八棄，就是啊，觸、入、覆、隨這四個字。犯了這四個字呢，這又增加四棄，這叫八棄。

「誦此咒已」：如果你念這個咒完了。「如是重罪呀」：像上邊呢，所說這個五逆呀，無間重罪啊，和這個四棄、八棄呀，這種種的罪啊；「猶如猛風啊」：就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有這個猛風啊，「吹散沙聚呀」：這個沙聚到一個沙堆上了，但是有這個猛風把這個沙都給吹跑了。

「悉皆滅除啊」：這所有的罪業，你以前就犯這種種的罪，四棄、八棄呀，和這五逆啊，都可以滅除了，滅除了。「更無毫髮」：連像啊，一個頭髮那麼多都沒有了。這表示啊，這個咒的力量啊，是不可思議。

阿難！若有眾生，從無量無數劫來，所有一切輕重罪障，從前世來未及懺悔，若能讀誦，書寫此咒，身上帶持，若安住處、莊宅園館，如是積業，猶湯消雪，

阿難呢！「若有眾生」：假設有這一類的眾生。啊，「從無量無數劫來」：

從啊，這無量無數啊，很遠很遠的這個時間，這個劫，這麼多劫，來。「所有一切」：那麼無論他造什麼罪，所有一切罪。「輕重罪障」：輕重的罪障。「從前世來」：從啊，前生啊，來。

「未及懺悔」：也沒能有機會啊，去懺悔。懺呢，就是懺其前愆；悔呀，就是悔其後過。這個懺呢，也是這個印度話，叫「懺摩」，懺摩呀，也就是啊，改過的意思；這悔呢，是中文。這個懺悔兩個字啊，是華梵並舉，中文和印度兩合起來這個懺悔。

「若能讀誦」：或者啊，能讀這個〈楞嚴咒〉，或者能誦，背著本呢，誦。啊，或者能「書寫此咒」：寫這個咒。那麼這個誦這個咒啊，必須要長遠，不是啊，誦一遍、兩遍的；能啊，長長久久的，誦這個咒啊，那是最好了。或著在身上啊，帶持：帶在身上，帶在身上啊，要帶在這個心的上邊，不要帶到心的下邊。

因為你帶在心口上邊呢，這表示恭敬；你若帶在下邊呢，這對這個咒啊，不恭敬；不恭敬啊，不單不能有功德，而且還有過的。因為你對這個咒，本身你就不恭敬了，所以呀，這個咒就有功效啊，那個也減少了。

「若安住處」：或者呀，放到自己所住的地方。「莊宅園館」：或者一個莊子上，或者住宅，或者呀，一個這個園，或者一個館。「如是積業」：像前邊所說呀，這個積業呀，生生世世啊，所積累的到一起的這一種罪業。「猶湯消雪」：就好像那個湯啊，熱湯啊，消那雪那麼樣子，一點都不會存在的。

不久皆得悟無生忍。

不用好久啊，這個人呢，就會悟無生法忍了。

復次，阿難！若有女人，未生男女，欲求孕者，若能至心憶念斯咒，或能身上帶此悉怛多般怛囉者，便生福德智慧男女。

「復次」：那麼再講一講。阿難！「若有女人呢」：假設若有這個女人，就是做母親的，女人想要做母親的。「未生男女」：她也沒有生男孩子，也沒有生女孩子。「欲求孕者」：想要啊，求這個有孕的，有孕，就是有孩子了，所謂懷胎。

啊，「若能至心」：假設你能夠啊，至心，怎麼叫至心呢？至心，也就是

一心，也就是啊，到那個極點，誠心，誠心誠到極點，這叫至心；至心呢，也就是一個心。「憶念斯咒」：你或者呀，能記憶它，或者能照這個本子來念，念這個咒。什麼咒呢？就是這個〈楞嚴咒〉。

「或能身上帶此悉怛多般怛囉者」：或者呀，在這個身上啊，請這個有道德的，這種的高僧，就是啊，有修持的這個出家人；那麼寫這個悉怛多般怛囉這個咒心，這個大白傘蓋。這個悉怛多般怛囉，就是啊，不論你帶著這個咒，帶著這幾個字啊，是你念這幾個字，都是在虛空中啊，就有個白傘蓋來呀，保護著你；那麼你所求啊，它會滿願的。

「便生福德智慧男女」：便呢，就是可以遂心滿願了；即刻呀，你若誠心誠到極點，就可以生啊，有福，又有德，又有智慧的男孩子，或者女孩子；看你呀，你願意求男孩子，就有男孩子；願意求女孩子，就有女孩子。

求長命者，即得長命；欲求果報速圓滿者，速得圓滿；身命色力，亦復如是。

你誦持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你想求這個長命，啊，就得長命的果報，就得得長命，「即得長命」。「欲求果報」：你想求啊，什麼好的這果報。好像女人，啊，你要是想求將來啊，得一個好丈夫，這都是好的果報，你就能得到遂心滿願；男人呢，也是一樣。你總而言之，你求什麼，就有什麼；所謂啊，求富貴得富貴，求長命得長命，求男得男，求女得女，一切的事情啊，都可以得到你的遂你的心，滿你的願。

「速圓滿者」：你呀，願意得這個果報啊，很快就得到滿願了，圓滿你的這個心願。啊，「速得圓滿」：也就很快就能圓滿了。「身命」：你這個身體，和你這個生命。「色力」：色和這個力。「亦復如是」：也都和這個一樣的，和這個求長命啊，這是一樣的道理。

命終之後，隨願往生十方國土，必定不生邊地下賤，何況雜形。

「命終之後」：你這個誦持〈楞嚴咒〉這個人呢，命終之後，啊，「隨願往生啊」：你歡喜生到什麼地方去，就生到什麼地方去。「十方國土」：你歡喜生到十方國土，哪一個國土去，都可以；你願意生東方就生東方，願意生西方就生西方，你願意生南方也可以，歡喜到北方更可以；你願意生到啊，阿彌陀佛的面前也可以，願意生到阿闍佛的面前也可以；總而言之啊，你歡喜親近哪一個佛啊，你就可以生到他那國家去。

「必定不生啊」：必定，就是一定不會生，不會生到什麼地方去呢？「邊地下賤」：邊地呀，就是那個很偏僻那個地方；根本在中國來講啊，就是叫蠻夷之地。蠻夷呀，就說話也不懂啊，好像現在湖南那個地方啊，和廣東啊，以前中國人呢，叫這些個地方都叫蠻子！蠻子，就是講話講的不清楚。

說，「今也南蠻馱(ㄋㄧㄣˇ)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，子倍子之師而學之」，說南蠻那個人呢，那個舌頭就像那個雀鳥似的，就像那個雀鳥叫似的，那個雀鳥啊，好像鳥那麼講話。中國普通的這個講國語的，不懂它，就叫他叫雀叫喚，雀仔叫。

所以呢，這叫邊地，在中國，不是中國的中間，在國的一邊，這叫邊地。這邊地呀，文化也沒有，人人都沒有知識，一點文化也沒有，沒有人認識字的；所以這叫邊地下賤。那個地方，那個地也不出產，人也最賤，這叫邊地下賤。

那麼你能念〈楞嚴咒〉呢，就不會生到邊地下賤的地方去。啊，「何況雜形」：況且呀，你做人都不會生到邊地下賤那個地方去，何況啊，你會去做畜生嗎？更不會托生做畜生的。

阿難！若諸國土，州縣聚落，飢荒疫癘(ㄉㄨㄛˋ)，或復刀兵，賊難鬪爭，兼餘一切厄難之地，

阿難！「若諸國土」：所有的無論任何的國家，無論哪一個國家；啊，或者州，或者一個省，或者一個縣，或者一個聚落，就是一個鄉村，叫鄉村。「飢荒疫癘」：這個飢荒啊，就是沒有飯吃；天也不下雨，地下也不長東西；或者天上下雨下的太多了，地下東西呀，又都死了，又都啊，被這個水呀，淹死了，所以這叫飢荒。

疫癘，疫呀，就是瘟疫；癘呀，也就是很厲害的這種的疾病，這叫疫癘。疫癘啊，這就是一種傳染病，一種傳染病啊，人得這種病啊，很快就死了。「或復刀兵」：或者有這個打仗的地方，或者賊難，或者鬥爭，或者有鬥爭的地方。「兼餘一切」：並兼著其它所有的一切這個災難。「厄難之地」：所有的厄難的地方。

寫此神咒，安城四門，並諸支提或脫闍上，令其國土所有眾生，奉迎斯咒，禮拜恭敬，一心供養，令其人民各各身佩，或各各安所居宅地，一切災厄，悉皆銷滅。

在前邊呢，所說的這些個飢荒，疫癘，或者刀兵，賊難，鬪爭，和其它所有的一切災難的地方；你若能啊，寫這個〈楞嚴神咒〉。「安城四門」：放到啊，這個城啊，這個四門上，「並諸支提」：和這個城上邊那個缺口處，城上邊的那個有那個缺口處。「或脫闍上」：也就是城牆上邊呢，那種的垛(ㄉㄨㄛˋ)口處，有在這個城牆上邊呢，有或者有砲臺呀，或者有堡壘呀，的地方，或者有房子的地方啊，在這城牆上邊呢，有那個看更的那個地方，都放上它。

「令其國土啊」：使令這個國家呀，「所有的眾生」：所有的眾生。「奉迎斯咒」：都啊，迎接這個〈楞嚴咒〉。「禮拜恭敬」：再啊，叩頭頂禮啊，恭敬。「一心供養」：一心呢，供養這個〈楞嚴咒〉，就像供養佛那麼樣恭敬。「令其人民」：使令啊，這一個國家的人民。「各各身佩」：每一個人呢，身上都佩一卷呢，這個〈楞嚴咒〉。

「或各各安所居宅地」：或者啊，每一個人，把它放到啊，他自己所住的那個宅子裏邊。「一切災厄，悉皆銷滅」：所有的這一些個災呀，或者厄難的事情啊，就都消滅了，都沒有了。

所以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這個功德呀，是不可思議的，你想也想不到，思也思不到的，所以呀，它妙的地方在這個地方。我們有的人呢，修行，以為就單單打坐就可以了；那你就不學啊，經，這也是錯誤的。或者有的人呢，單單呢，誦咒啊，學經，就不打坐，這也就可以修行了，這也是不可以的。或者有的人呢，聽見這個咒這麼靈啊，他就單單念咒啊，也不修行了；這個也是一種太過的行為。

因為修道啊，無論修哪一種法，要啊，求中道，不要啊，太過，也不要不及；啊，你太過，過猶不及。那麼這個咒啊，固然是靈，但是啊，你這個定力也要修的。這一部經啊，所說這個咒是靈的，但是反聞聞自性啊，修這種耳根圓通這個法門也是最要緊的。你就誦咒的時候，你也應該呀，要反聞聞自性，要自己呀，迴光返照。

誦這個咒，昨天晚間我沒講嗎！這個咒就是心，心也就是咒，心和咒啊，分不開了，心、咒，二而不二；這雖然是兩個，但是變成一個，這個心和咒變成一個，這叫「二而不二」。你能到這個樣子上了，你求什麼就能遂心如意的，一定會有成就的。那麼你能心和咒啊，都合到一起了，這也正是啊，你得到啊，這個禪定的三昧，證得到這個真正的定力。所以這一點呢，我們每一個人要知道的。

阿難！在在處處，國土眾生，隨有此咒，天龍歡喜，風雨順時，五穀豐殷（一ㄣ），兆庶安樂。

阿難！「在在處處，國土眾生」：所有的任何的國家一切的眾生。「隨有此咒」：如果能有啊，這個〈楞嚴咒〉在這個地方。「天龍歡喜」：這個天上啊，這個龍也都歡喜了。「風雨順時」：這個也沒有狂風暴雨了，也沒有這種的災害了。

「五穀豐殷」：所有的這個五穀啊，也都豐收，也都啊，啊，打的很多的這個糧食。「兆庶安樂」：兆啊，就是很多的數目。庶啊，就是一般老百姓。所有的這個眾老百姓啊，都安樂，都很呢，平安了。

亦復能鎮一切惡星、隨方變怪，災障不起，人無橫夭，杻械枷鎖不著其身，晝夜安眠，常無惡夢。

這個又沒有這個惡夢的難。

「亦復能鎮」：鎮呢，就是鎮壓住；就是因為有這個咒啊，就把這個一切的惡星啊，都給鎮住了。好像你有這一個大將軍，在這一個國家，有一個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來治理國家，這國家土匪也沒有了，壞人也都啊，學好了，什麼事情都很順利，這就叫鎮。

因為你有這一個這個很有道德的人呢，來啊，做領袖，所以一切沒有道德的人呢，就都服從他了，都要聽他指揮。那麼這個咒呢，也就比方啊，這有道德的一個領袖啊，所以把一切的不好的事情都給壓住了。這惡星呢，就好像那不好的事情一樣，所以呀，亦復能鎮一切惡星。

「隨方變怪」：那個惡星啊，啊，他隨時隨地都可以呀，變這奇怪的，很兇惡的這個事情啊，都可以的。「災障不起」：所有的災難呢，和障礙啊，都不能起來。「人無橫夭啊」：人呢，前邊不講那個橫嗎！大小諸橫啊，這橫啊，就是不正常啊，就是，不是好死啊！這橫死啊，就是或者撞車死，或者飛機失事死，或者掉到海裏淹死，或者被火燒死，種種。

總而言之你不願意死，他就死了，這就是橫死。夭，夭就是啊，小孩子就死了，沒有長好大就夭折了，夭折，就是很小的；或者十歲、二十歲啊，三十歲，在三十歲以內的，死這個人人都叫夭，夭壽。夭壽，這個夭，就是斷了，把這個壽命斷了，沒有夠數就斷了，夭。

「扭械枷鎖」：扭械枷鎖在前邊已經都講過了，枷，就是脖子上扛著枷；扭械，就是手上啊，戴那個手捧子，和腳鐐子；那個腳鐐子就叫鎖。「不著其身呢」：不會到這個誦咒的人身上的。「晝夜安眠呢」：白天晚間呢，都安眠的時候。「常無惡夢啊」：沒有啊，這個凶惡的夢，不會有鬼呀，來欺負你。

阿難！是娑婆界，有八萬四千災變惡星，這個阿難！有八萬四千惡星。二十八惡星而為上首，復有八大惡星以為其主，作種種形，出現世時，能生眾生種種災異。

阿難呢！「是娑婆界」：這娑婆世界，「有八萬四千災變惡星」：這惡星很多很多的，數不過來那麼多。「二十八惡星」：有二十八個大惡星。這二十八個大惡星雖然是惡星啊，這裏邊又這麼講，也可以做善星，就是在中國呀，講二十八宿，這二十八宿呢，管著四方的，它每一方啊，有七個星，管著四方，四七二十八，這叫二十八宿。

在中國那個黃曆呀，就是時限書啊，上，每一天，是哪一個星辰呢，值日，都有的，都有一定的；每一天是哪一個星，每一天是哪一個星，這二十八天呢，輪流一周，這叫二十八宿。那麼這個很不容易翻的，所以也就不必講它了，知道這有二十八宿啊，就可以了。這名字啊，本來我都知道，但是我相信呢，很不容易翻譯的。

總而言之，你若有善人，這個惡星啊，也就變成善了，善星了；你若有惡人在這個地方，這個善星也變成惡了；這並不是這個星惡，而是啊，隨人的這個業報，而感招這種星的善惡。所以呀，在這個地方為什麼就說它是惡星呢？就因為啊，他啊，表示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可以解除一切的災難；所以呀，他這個在這個經上啊，就認為這所有的這個惡星，都是啊，不吉祥的。

那麼不吉祥，你這個人呢，也沒有什麼大善根，沒做什麼大的德行，當然呢，它更不吉祥了；但是你能念這個〈楞嚴咒〉，這些個不吉祥的事情呢，不好的事情，都可以變好了，所以叫惡星。

「而為上首」：這有二十八個，這個二十八宿，他們做上首。這二十八宿呢，也就是這個「角、亢、氏、房、心、尾、箕、斗、牛、女、虛、危、室、壁、奎、婁、胃、昂、畢、觜、參、井、鬼、柳、張、翼、星、軫」，這是啊，這單單說一個字，不過這個不必一定翻譯它這個名字也可以了。

啊，「復有八大惡星」：又有啊，另外八個大惡星。「以為其主」：做啊，這個八萬四千的惡星的主。啊，「作種種形」：它這個惡星啊，可以變化種種的形象，啊，那個很醜怪的也有，很美麗的也有，也做種種形。啊，「出現世時」：它可以出現於世。

在中國呀，常常那改朝換帝的時候，就有這一種**熒(一ノノ)惑星出世**。這惑星怎麼樣呢？就是個小孩子，小孩子啊，他穿著一個紅兜肚，就中國那有做的，那小孩子穿的兜肚；他穿這個紅兜肚，到處啊，就叫這個小孩子唱歌，叫小孩子唱歌啊，那麼這小孩子一唱歌，這國家就要滅亡了。所以每逢啊，這國家一改朝換帝的時候，這種惡星就出世。

「能生眾生」：能啊，生出來這一切的眾生。「種種災異」：種種啊，這個災難；異呀，就是不尋常的事情，不是平常啊，所可看見的，很奇怪的，啊，突然間呢，就有了一個特別的情形，這叫災異。總而言之是不吉祥的事情，這叫災異。這個異，就是變了，就和平時的時候不同了，變的很奇怪，很不正常這種境界。

有此咒地，悉皆消滅，十二由旬成結界地，諸惡災祥永不能入。

「有此咒地」：在這個有〈楞嚴咒〉的地方。「悉皆消滅」：這所有一切的不吉祥的事情，一切的災難，都啊，消滅。「十二由旬」：在十二由旬內呀，「成結界地」：怎麼叫結界地呢？結界，結界是譬如我們在這個地方啊，念這個咒，念〈楞嚴咒〉啊，衝著北方、東方、南方、西方，東西南北，這個向哪面念呢，在這個十二由旬內，這都是啊，結界的地方。

這由旬呢，有小由旬、中由旬、大由旬；小由旬呢，就是四十里；大由旬呢，就八十里；中由旬呢，是六十里。那麼在這個十二由旬呢，就是九百六十里地以內的地方啊，向東去九百六十里，向南去九百六十里，向西去九百六十里，向北去九百六十里，這都是結界的地方。

就在這個結界，就是邊界，這個邊界以內呀，這妖魔鬼怪呀，都不准橫行的，都不准呢，不守規矩的。在九百六十里地以外呢，就不管了。那麼所以呀，這個什麼地方有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這一般的人呢，都得到好處。

「諸惡災祥啊」：這個「災祥」，就是應該是個「災殃」，這個「祥」字啊，或者是個錯字，應該呀，是諸惡災殃。(殃啊，就是歹字，搞個中央那個央)。諸惡災祥，「永不能入」：永遠呢，都不會入到這個結界以內

這個地方。

是故如來宣示此咒，於未來世，保護初學諸修行者，入三摩地，身心泰然，得大安隱，

「是故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「如來宣示」：釋迦牟尼佛呀，宣示這個〈楞嚴咒〉，「宣示此咒」：這個〈楞嚴咒〉。「於未來世啊」：就是於現在我們這個時候。「保護初學」：保護啊，這所有一切的初發心的學道的人。「諸修行者」：所有一切的修行的人。「入三摩地」：得到啊，這個定力。「身心泰然」：身也泰然，心也泰然。「得大安隱」：得到啊，特別的安隱的這個境界，就沒有什麼麻煩。

更無一切諸魔鬼神，及無始來冤橫宿殃，（前邊呢，說那個災殃，就是這個宿殃這個殃）。舊業陳債，來相惱害。

「更無一切」：更沒有啊，一切，諸魔鬼神，「及無始來冤橫宿殃」：宿殃啊，就是前生的這種的罪殃。「舊業陳債」：舊業啊，也是啊，以前的，以前的這些個業障，這些個不好的業障；陳債，陳舊的這些個債務。或者我殺人家命，我也要還人家的命；我吃人家肉，也要還人家的肉；這啊，所有的這些個陳債呀，都要還的。「來相惱害」：可是你若能誦持〈楞嚴咒〉啊，這一些個宿殃陳債呀，都不能來惱害你，它都沒有辦法你了。

汝及眾中諸有學人，及未來世諸修行者，依我壇場，如法持戒，所受戒主，逢清淨僧，持此咒心，不生疑悔。

「汝及眾中諸有學人，及未來世」：阿難呢！和所有眾中啊，一切的有學的人，及未來世，和啊，將來的，和未來的，是一切的「諸修行者」：諸修行者，就是我們現在啊，這一切的人，這個都包括在內。「依我壇場」：依照啊，我所說這個方法，來建立壇場。

「如法持戒」：如法啊，修行來持戒。「所受戒主」：所受這個戒，這個戒的主。「逢清淨僧」：若遇到啊，這個清淨不犯戒的這樣的僧人。「持此咒心」：能以呀，執持這個咒心。「不生疑悔」：對這個〈楞嚴咒〉啊，一點都不生這個疑惑的心。

是善男子，於此父母所生之身，不得心通，十方如來便為妄語。

如果這個「善男子」：這個好的男子。「於此父母所生之身」：他能以呀，

依照我這個方法來修行，來造壇場，啊，又遇著啊，這個清淨的比丘給他受具足戒；若能有這種的因緣的話，啊，就在他父母所生這個身體。「不得心通」：如果要是不能開悟，不得到五眼六通的話，「十方如來便為妄語」：這十方的佛啊，就是打妄語了。

說是語已，會中無量百千金剛，一時佛前合掌頂禮，而白佛言：如佛所說，我當誠心保護如是修菩提者。

「說是語已呀」：這個佛呀，說完了這話之後。「會中啊，無量百千金剛」：很多很多的金剛啊。「一時佛前合掌頂禮」：合起掌來啊，向佛頂禮。「而白佛言」：對佛就說了。啊，「如佛所說，我當誠心」：像佛呀，所說的，我應該呀，誠心。

「保護如是修菩提者」：像佛所說的這個法門呢，我呀，應該啊，保護這個誠心的善男子，保護如是修菩提者，像這樣啊，修行啊，這個菩提道的這個人。

爾時梵王，並天帝釋，四天大王，亦於佛前同時頂禮，而白佛言：審有如是修學善人，我當盡心，至誠保護，令其一生所作如願。

「爾時啊」：這個大梵天王，和這個天帝釋，和個天上的天主。「四大天王」：有四大天王。「亦於佛前呢」：也就在佛前呢，站起來。「同時頂禮」：那麼同時啊，向佛頂禮。「而白佛言」：對佛就講了。「審有如是修學善人呢」：審有啊，就是果有。說果然呢，如果有啊，像上邊所說這個修學的這個善人。

「我當盡心至誠保護，令其一生所作如願」：我呢，我就應該呀，盡心至誠保護，我啊，用我的懇切至誠的心，來保護這個人，令其一生所作如願，令他這一生之中啊，所作什麼就都遂心滿願。

復有無量藥叉大將、諸羅剎王、富單那王、鳩槃荼王、毗舍遮王、頻那、夜迦、諸大鬼王，及諸鬼帥，亦於佛前，合掌頂禮；我亦誓願，護持是人，令菩提心速得圓滿。

「復有無量啊，藥叉」：藥叉，就是疾捷鬼，跑的很快的，大將。「諸羅剎王」：羅剎鬼呀，就是可畏的鬼，見著他非常恐怖的，他啊，也是一個很有這個邪術的這一個鬼。「富單那王」：富單那啊，這鬼王。「鳩槃荼王等」：鳩槃荼，前邊講過兩次了，鳩槃荼呀，這個富單那，富單那呢，

就是這個熱病的鬼，又叫臭鬼，他這個主熱病的。鳩槃荼呢，就是那甕形的鬼，他專能魘魅人的，這鳩槃荼鬼。

「毗舍遮王」：毗舍遮，這個毗舍遮啊，又叫「毗遮闍」，那麼他也是鬼王裏頭的一個很壞的一個鬼。「頻那，夜迦」：頻那，就是那個豬頭的使者；夜迦，就是那個象鼻的使者。「諸大鬼王」：這一些個鬼呀，都是鬼王名字。「及諸鬼帥」：和這所有的一切鬼帥。

「亦於佛前合掌頂禮」：也在這個佛前呢，向佛合掌頂禮。「我亦誓願」：我發誓願。「護持是人，令菩提心速得圓滿」：我們護持這個人呢，令這個人的菩提心呢，很快就會得到圓滿。

復有無量日月天子、風師雨師、雲師雷師，並電伯等、年歲巡官、諸星眷屬，亦於會中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：我亦保護是修行人，安立道場，得無所畏。

「復有」：又有啊，無量日月天子。「雨師」：下雨的這兩師；雲師，雷師，並啊，電伯等。「年歲巡官」：我們一般人呢，不知道，在這個每一年呢，有這個年值，這年值就叫「太歲」；太歲啊，就是這個年值的巡官。「諸星眷屬」：和其餘的這個諸星他各有各的眷屬。

「亦於會中」：也啊，在這個會中啊，「頂禮佛足」：向佛頂禮呀。「而白佛言」：對佛說話了。「我亦保護是修行人」：他說啊，我們呢，也發願保護這個修道的人。「安立道場」：安立啊，在這個道場裏邊。「得無所畏」：得到啊，無所恐懼啊，這種的力量。

復有無量山神、海神、一切土地、水陸空行萬物精祇、並風神王、無色界天，於如來前，同時稽首而白佛言：我亦保護是修行人，得成菩提，永無魔事。

又有啊，「無量山神」：山上的神、海裏的神；一切土地，水陸空行萬物啊，精祇這些神。「並風神王」：有這個風神王。「無色界天」：和這個無色界天呢，這個天人。「於如來前呢」：在佛前。「同時稽首」：一起啊，就都向佛頂禮叩頭。

「而白佛言」：對佛啊，就說了。「我亦保護啊，是修行人呢」：我也保護啊，這個修行的人。「得成菩提」：乃至於啊，到他得成菩提。「永無魔事」：永遠呢，也沒有什麼魔事。

079. 卷七

爾時八萬四千那由他恆河沙俱胝金剛藏王菩薩，在大會中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

當時啊，有八萬四千呢，這「那由他恆河沙俱胝」：那麼多的，百億那麼多的這個金剛藏王菩薩。「在大會中」：在大會裏頭啊。「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」：對佛就說話了。

世尊！如我等輩，所修功業，久成菩提，不取涅槃，常隨此咒，救護末世，修三摩地正修行者。

這些個起身了，這些個金剛藏王菩薩，起身對世尊說啊，「如我等輩」：就像我啊，這一類的這個人。「所修功德，久成菩提」：像我們呢，這些個人，所修的功德，已經很久就成菩提了，就開悟了。「不取涅槃」：可是啊，我們不入涅槃的原因呢，為什麼呢？

啊，就因為啊，願意「常隨此咒」：常啊，護持這個咒。「救護末世啊」：救護啊，這個末法的一切眾生。「修三摩地正修行者」：他們修這個禪定的，真正修行的這一般人，我們都保護著他。

世尊！如是修心求正定人，若在世道場，及餘經行，乃至散心遊戲聚落，我等徒眾常當隨從，侍衛此人。

這個一切的金剛藏王菩薩又對世尊講啊，說，「如是修心」：像這樣啊，去修行啊，身心。「求正定人」：求啊，想得到啊，這個真正的定力，得到這個三摩地這個人。「若在世道場」：或者呀，他在這個道場。「及餘經行」：或者呀，在其它的地方那麼經行。經行啊，就是來回這麼走來走去的，這就叫經行。因為修行人呢，坐這是打坐用功啊，那麼站起來呀，走路也是一樣用功的。

坐那啊，修禪定的功夫；站起來啊，就修啊，誦持三昧，或者誦咒，或者念佛，這麼一邊走路一邊持咒，這樣子呢，這叫經行。「乃至散心」：乃至於啊，你也不修定，也不入道場，也不經行，在這個散心的時候。「遊戲聚落」：或者你到這個外邊呢，其它的小城市啊，去旅行，啊，你去旅行啊，在這個時候，這遊戲聚落，到其它的那個鄉村去的時候，你都可以持咒。

可是啊，「我等徒眾啊」：這八萬四千金剛藏菩薩說，說，我等徒眾。「常當隨從侍衛此人」：你若是誦持〈楞嚴咒〉啊，有了功夫，有了受用的人，這個八萬四千金剛藏菩薩，和他的徒眾眷屬啊，都隨從保護著你，到處啊，啊，就像那個當兵的，侍候那個官長一樣，你到什麼地方，往那屋裏一坐，啊，那門口就有站崗的了，給你守護著門口，保護著你，八萬四千金剛藏菩薩，都保護著你。

縱令魔王、大自在天，求其方便，終不可得。諸小鬼神，去此善人十由旬外；除彼發心，樂修禪者。

「縱令魔王啊」：就縱然叫這個魔王，和大自在天等。「求其方便」：想啊，找他一個方便呢，就找他一個漏洞啊，找他一個麻煩呢，想來找他的麻煩呢，啊，「終不可得」：他就沒有法子可以來給他麻煩的，沒有辦法。「諸小鬼神」：這是那個魔王啊，和大自在天尚且如此啊，那一切的小鬼神呢，那小鬼啊，啊，小神呢！

「去此善人」：他離開這個善人呢，要在「十由旬外」：在這個十由旬外，就是八百里之外，八百里地之外。「除彼發心，樂修禪者」：啊，除非呀，這個小鬼神呢，他發心願意聽經，願意聞法，願意修禪定的這樣的人呢，那麼他可以來到這參加這個道場，可以呀，隨喜這個法會，可以來啊，那麼聽經，他自己願意的；如果他不願意的呢，就一定要走出啊，八百里地以外去。

世尊！如是惡魔，若魔眷屬，欲來侵擾是善人者，我以寶杵殞碎其首，猶如微塵，恒令此人所作如願。

啊，你看這個，這護法金剛藏王菩薩厲害不厲害！啊，把這個頭啊，給打碎的，像那個微塵那麼碎，你說這個要用多大的力量？其實啊，我告訴你，這個並不需要金剛藏王菩薩這個寶杵打到頭上啊，他這個頭碎的這個樣子，不需要打；只需要啊，這個金剛藏王菩薩這心裏這一動念，說，我要你那個頭啊，碎如這個微塵，他已經就碎了；不需要用那個寶杵打的。因為那個金剛藏王菩薩他啊，他這種的三昧的定力呀，啊，可以摧碎一切的，不一定要拿著寶杵打上才碎的。

「世尊」：啊，金剛藏王菩薩又叫一聲世尊！「如是惡魔呀」：像這一類的惡魔呀，什麼樣的呢？啊，就好像啊，現在到每一個城市啊，令每一個城市這個人暴動啊，令每一個城市人放火呀，殺人呢，搶東西啊，這默默

中啊，都有一個魔王操縱著這種事情，默默中，你一般人呢，是不知道？啊，你要是啊，修佛法得到啊，有真正的定力了，有了有善根的人，你開佛眼的人，都可以知道了，知道啊，這種的情形是什麼樣子。

但是這個魔呀，他的法術很大的，他的法術啊，比這個佛法還大。佛法啊，啊，你要修行，修行很久，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修行啊，或者得到一點的好處。他那種的魔啊，哦，很迅速的，他就修的很有神通。所以現在呀，在每一個城市起暴動啊，甚至於世界上每一個地方啊，發生一切的麻煩的事情，都默默中都有魔王在那主持的。

但是若有這個，你有這個楞嚴咒啊，有人會念〈楞嚴咒〉啊，這整個世界的魔王啊，他就都老實一點；如果你沒有人念〈楞嚴咒〉啊，那他，喔，他就得便了，隨隨便便就擾亂這個世界上。

「若魔眷屬」：他這個魔王啊，若魔眷屬，和這個魔王啊，同類。「欲來侵擾」：他啊，想來侵害啊，「是善人者」：這個來侵犯呢，來擾亂這個做善這個人。「我以寶杵啊」：金剛藏王菩薩說的，說，我用我這個寶杵啊，「殞碎其首啊」：把他頭給打碎了它！碎的什麼樣子呢？「猶如微塵」：猶如微塵，像微塵那麼碎。啊，「恒令此人所作如願」：恒令此人呢，所作如願，都遂心滿願。

你們大家說，這個金剛藏王菩薩，他現在用這個寶杵把人的頭給打碎了，這犯的是哪一條戒？犯的是哪一條戒？犯的是哪一條戒？知道不知道？我現在先問這個問題，是犯的哪一條戒？

把惡魔呀，的頭給打碎的就像那個微塵那麼碎，這是犯的哪一條戒？這個是說的魔王，這個魔王啊，他想來使令這個人不修道；但是他雖然是魔，可是啊，在這個菩薩，金剛藏菩薩，他已經是菩薩，他把這個魔的頭給打碎了。你們說，有的說犯殺戒，有的說啊，沒有犯戒的，還有說是怎麼樣子？再找一找，問問還有什麼意見的？倒是犯的對啊？是不犯的對？問一問！你們大家來評論！他們說殺，犯殺戒的對啊？是說，是什麼戒也沒犯的對？你們大家研究研究！

阿難即從座起，頂禮佛足而白佛言：我輩愚鈍，好為多聞，於諸漏心，未求出離，蒙佛慈誨，得正薰修，身心快然，獲大饒益。

「阿難即從座起」：當時啊，就在座起身，頂禮佛足，而白佛言。「我輩愚鈍呢」：他說，我們呢，這一些個有學的人呢，非常的愚癡哦！非常的

蠢呢！愚蠢而根機漏劣鈍。「好為多聞呢」：我們呢，就歡喜讀書，歡喜用這個記問之學。「於諸漏心」：在這個一切的有漏的這種的思想上，這種的行為上。那麼「未求出離呀」：不求啊，出離這個有漏的這三界，不求出離這有漏的這火宅。「蒙佛慈誨呀」：我們現在啊，得到佛來教誨我們。「得正薰修」：得真正的這個法門來薰修。「身心快然」：我們身和心都非常快然。「獲大饒益」：得到很大的利益呀。

世尊！如是修證佛三摩提，未到涅槃，云何名為乾慧之地？四十四心至何漸次，得修行目？詣何方所，名入地中？云何名為等覺菩薩？

世尊！「如是修證」：我們像這樣來修行，這樣來證果，證得佛的定力。「未到涅槃」：我們沒有得到涅槃。「云何名為乾慧之地」：怎麼叫啊，乾慧之地？這乾慧之地後邊都有講，所以現在不需要詳細講它。四十四心呢，後邊也有講。

「至何漸次」：到什麼這個次第，「得修行目」：得這個修行的這種的名目？「詣何方所」：啊，造詣到什麼地方？「名入地中」：名啊，到這個十地菩薩。「云何名為等覺菩薩」：怎麼樣啊，才叫這個等覺菩薩？

作是語已，五體投地，大眾一心，佇佛慈音，瞪瞞(𠃉𠃉)瞻仰。

「作是語已」：這個阿難呢，說完了這話之後。「五體投地」：和一切大眾啊，都五體投地。「大眾一心，佇佛慈音」：等待佛呀，這個慈悲的音聲來開示。「瞪瞞瞻仰」：就這麼瞪著眼睛啊，好像看不見東西似的，這個瞪瞞瞻仰；瞪著眼睛，睜著眼睛，瞪著眼睛，啊，不眨眼，不閉眼睛，這麼看著，但是什麼也沒看見，這叫瞪瞞瞻仰。瞻仰什麼？瞻仰佛！等著佛說話呢！你說佛說個什麼？

爾時世尊，讚阿難言：善哉！善哉！汝等乃能普為大眾，及諸末世一切眾生，修三摩地，求大乘者，從於凡夫，終大涅槃，懸示無上正修行路。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阿難大眾，合掌劓(𠃉)心，默然受教。

「爾時世尊」：就是當爾之時，當什麼時候呢？就是在這個大眾啊，這個瞪瞞瞻仰這個時候。「世尊，讚阿難言」：那麼世尊呢，看見阿難和這個大眾這樣的誠懇，所以呀，就讚歎阿難！說，善哉，善哉呀！說你呀，真是一個善男子啊，你是真是一個善男子，你好的很。

「汝等乃能」：說啊，你們這一些個有學的人，乃能，啊，「普為大眾」：

乃能啊，不為自己，不為己求，專為大眾，就不是啊，自私自利的，而是啊，為大眾，普為大眾。「及諸末世」：和啊，所有的這個末世的這一切的眾生。「修三摩地」：他修啊，是個定力，正定，他修正受。「求大乘者」：求這個大乘菩薩法，想要行菩薩道，自利利他；者，這樣的人。

「從於凡夫」：從這個凡夫這個地方啊。「終大涅槃呢」：終止了到這個大涅槃呢，這個果位上；涅槃，就是不生不滅。「懸示無上正修行路」：你啊，想啊，預先懸示，懸呢，就是還沒有到呢，這個時候；你們現在呀，就想要知道，懸示無上，想啊，預先呢，知道這個正修行路。

因為什麼叫懸示呢？因為現在啊，他們是發心，正在發心，還沒有得到這個大涅槃，正在啊，求這個大乘的，法的時候。正在求大乘法的時候啊，可是沒有到這個大涅槃這種的果位上。那麼現在呀，他就想要知道這種修行的方法，所以這叫懸示，懸示無上正修行路，真正的這個修行的道路。

「汝今諦聽」：你現在呀，諦實而聽，你就注意聽。「當為汝說啊」：我現在呀，可以給你們大家講。「阿難大眾，合掌剖心」：這個阿難呢，和這所有的在會的大眾，合起掌來；剖心，怎麼叫剖心呢？剖心就是啊，把這心裏頭的雜念，癡心妄想，狂心野性，所有一切的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」這個五利使；「身、邊、戒、見、邪」五鈍使，貪、瞋、癡、慢、疑，這個這些個種種的東西，都把它剔出去，都不要了，都把它剔出去。

那麼就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啊，我們用一個木頭啊，剖舟一樣；這個用木頭啊，來刻一個舟啊，這個木頭啊，一個大的木頭，把中間呢，掏空了它，拿它當一個船，這叫啊，剖心。那麼現在呀，表示我們這個人心裏呀，有這些個雜念，太多了，現在要把這些個雜念呢，都剔出去它，都啊，把它弄乾淨了，所以呀，這叫剖心，合掌剖心。「默然受教啊」：那麼大家都不講話了，默然呢，這個來聽釋迦牟尼佛開示。

佛言：阿難當知，妙性圓明，離諸名相，本來無有世界眾生。

「佛言，阿難」：佛言，就對阿難說，阿難呢！你應該知道啊，這個「妙性圓明」：本來這個妙覺明性啊，本來這個覺性啊，就是本來的自性，也就是本來的佛性，是個圓明的。「離諸名相」：它什麼名字也沒有，你說出來一個名字，已經啊，有了執著了。

這個妙性啊，微妙的這個性啊，離諸名相，什麼名相都沒有，也沒有名，也沒有相。啊，《金剛經》上所謂：凡所有相，所有的一切有相的東西，

皆是虛妄，都是啊，虛妄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你若看見這所有的相啊，等於虛空一樣啊，即見如來，就見到佛的法身。你因為沒能啊，除去你這執著相，你見著什麼相，就著到什麼相上，所以呀，這就有了相。

本來這個妙覺性啊，是沒有名相。為什麼沒有名相呢？就因為本來也沒有一個世界，也沒有眾生。這有世界，有眾生，都因為起惑造業，而有了眾生受果報。

因妄有生，因生有滅，生滅名妄，

「因妄有生」：因為這個虛妄啊，就有生。「因生有滅」：因為有這個生啊，所以就又有了滅；若沒有生，也就沒有滅。「生滅名妄」：這生生滅滅，滅滅生生啊，這都是由一個虛妄而造成的，並不是啊，真實的。

滅妄名真，是稱如來無上菩提，及大涅槃，二轉依號。

你「滅妄名真」：你妄沒有了，就是個真，就存在了。「是稱如來」：所以呀，你真了，到這個真如自性上，這也就是自己這個佛性。「無上菩提，及大涅槃」：這種的也就是啊，無上的菩提及大涅槃，「二轉依號」：這兩種的轉依的名號。

阿難！汝今欲修真三摩地，直詣如來大涅槃者，先當識此眾生、世界二顛倒因。顛倒不生，斯則如來真三摩地。

阿難呢！我現在告訴你，「汝今欲修啊」：你現在想要修行這個大乘菩薩法。「真三摩地」：這個真正的這個定力。啊，「直詣如來」：你直接的就到這個如來那個地位，到如來那個地位。「大涅槃者」：啊，得大涅槃；大涅槃呢，得了大涅槃的，證得常、樂、我、淨這四種的德。

常，永遠呢，都不會變的，常。

樂，這是啊，得到真正的快樂。

我，得到自己這個真我。

淨，永遠也清淨。

這是涅槃呢，有這四種的常、樂、我、淨，四種的功德。「先當識此啊」：你首先呢，應該認識這個。認識什麼呢？認識，「眾生、世界二顛倒因」：這個眾生啊，和世界，這有兩種顛倒的因素。

「顛倒不生，斯則如來」：如果你能把這個顛倒認識了，顛倒不生了，那麼這就是「如來真三摩地」：如來真正的定力。

阿難！云何名為眾生顛倒？阿難！由性明心，性明圓故，因明發性，性妄見生，從畢竟無，成究竟有。

阿難！「云何名為眾生顛倒」：怎麼樣才叫這個眾生的顛倒呢？阿難！你知道嗎？「由性明心」：由這個妙性明心呢。「性明圓故」：啊，這個本性啊，是圓明的；本性圓明而照一切諸相。可是啊，「因明發性」：因為啊，你在這個本有自性這個明上，又加了一個明，在這個覺上啊，就是前邊所講的那個覺上啊，這又加了個明。

發性，就發出啊，這種的業相的性，業障。因為你在這個由真起妄，依照這個如來藏性，生出一種無明，你在這個覺上，要加上一個明。這個覺本來的覺體就是明的，你不能啊，在這個覺體上啊，再要給它加上一個明。因為想加上一個明，這一念的妄動，就發出一種啊，業相來，業相的性。這發出一種啊，就是這個造業的那個相，那種性。

「性妄見生啊」：所以呀，因為這個性妄了，本來是如來藏性啊，現在就生出一種無明，由無明，這個無明就是一種惑，就是不明白，疑惑。由疑惑，所以就造出業來；造出業，這種業性，就變成啊，是一種妄。見生，性妄見生，所以呀，就有了一種生死。有了一種生死了啊，這一段文呢，也就是因為呀，「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」，還是說，前邊那所說那個三種的細相，六種的粗相。

三種的細相是什麼呢？因為呀，在這個依真起妄啊，這個時候就生出一種啊，首先生出一種業相，就是這個無明的業相；生出無明業相啊，以後，就生出一種轉相；轉，啊，這一轉，就是造了業。起，先起惑，起惑，然後造業，造業就要受報，那麼又生出來一種啊，現相來，這是三細；業相、轉相、現相。

然後因為這個生出轉相，生出種種的迷惑來，又生出啊，六種的粗相。就是啊，頭一個就是智相。智相啊，就是世間的智慧這個相。這個智相生出，又生出一種相續相。相續呀，就接連不斷的這種相續相。相續相生出來，然後就又生出來執取相。這執著而取，執取相。執取相生出之後，就生出來一種啊，計名字相。這第四啊，計名字相；（計呀，就是言字加個十字那個計，計較的計，計算的計），計名字相。生出計名字相以後，就又生出來一種起業相。那麼第六呢，就是業繫苦相，生出這種種的相。

所以呀，這個「從畢竟無」：從本來是沒有的，啊，「成了究竟有」：因忘啊，就有了有了。

此有所有，非因所因，住所住相，了無根本，本此無住，建立世界，及諸眾生。

「此有」：此有啊，就是這個無明，所說的這個無明；「所有呢」：就是說的那個三細。因為這一念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。因為在這個無明上啊，這個有啊，有的這個無明的上邊，又生出這三種的細相來。「非因所因」：這個因呢，當個「依」字講。什麼非因呢？這個無明啊，為這個三種的細相所依，所依；但是啊，這個這種所依呀，並不是真正的所依，而是啊，一種啊，虛妄造成的一種虛妄相，所以呀，就是非依。

本來它好像啊，它依這個三細，這三種細相依著無明啊，是它的所依，但是也不是。因為什麼呢？無明根本就沒有一個自體；無明既然沒有自體，這三種細相啊，它又怎麼能依無明呢？所以這個「非因所因」，不是它所依的。

「住所住相」：住啊，這個眾生啊，為能住，無明呢，就為所住。可是啊，這個眾生為能住，無明為所住啊，所住的這個相啊。「了無根本」：根本就沒有一個根本；沒有根本，就沒有一個，它沒有一個什麼基礎，沒有一個給它，它沒有背景。「本此無住」：本來這個既然沒有所住啊，在這個上啊，所以就虛妄，「建立世界」：在這個虛妄啊，沒有實實在在的東西上啊，就建立成一個世界。「及諸眾生」：和這所有的一切眾生，都是啊，虛妄而有的，並不是實實在在有的。

迷本圓明，是生虛妄，妄性無體，非有所依，

「迷本圓明」：迷，就是依真起妄。由這個如來藏上，如來藏性，本來也無名無相，這個如來藏上，生出無明，就迷了；既然迷了，把本有的這個圓明覺性啊，這個也不認識了。因為不認識自己本有的圓明覺性，所以呀，就好像一個失去啊，家鄉的一個人一樣。「是生虛妄」：於是乎啊，就生出來這個虛妄。

「妄性無體呀」：可是雖然依真起妄，這個妄性啊，並沒有一個自體，它是依真起來的；起來，它也是一個虛妄生出來的，沒有自體。「非有所依」：它沒有自體，既然這無明沒有自體，所以那個三細也就不是可以呀，是依

靠得住它，不能做它的依體。

將欲復真，欲真已非真真如性，非真求復，宛成非相。

「將欲復真」：你呀，這個無明啊，根本沒有自體，所以呀，這個三細也沒有所依，所以你若將欲復真呢，你若想返本還原，恢復到自己本有的佛性上。「欲真已非」：你有這個求真的這個心呢，已經就是妄了，又生出妄來。你若是想恢復本有那個真呢，你就不要在那個覺上再加個明，不要啊，再頭上安頭，啊，不要啊，騎驢覓驢，你騎著毛驢呀，還要找毛驢。欲真已非，你想要啊，說是我要真了，這已經就非了。

「真真如性」：這個真的這個真如自性啊，「非真求復」：不是啊，說我再恢復我那個本有的真，你只要把無明沒有了，就是真嘛！不必再求了。你因為什麼沒有真？就因為你有無明；你把無明，你知道無明沒有自體了，所以也不除妄想不求真了。

你只要把無明破了，破無明就顯法性，無明沒有了，那個法性自然就現前了，你也不必啊，再求真了。你沒有破無明，無明，你沒有明白這個無明呢，沒有把它破了，所以呀，你現在才是虛妄呢！

非真求復，「宛成非相」：你所以呀，你在這個本來不需求真的，也不需要斷妄的，你只要破無明就可以了；但是你不破無明，你只要想求真，這是所謂呀，「捨本逐末」；你應該先破無明。你無明破了，三細也沒有了，六粗也自然就都沒有了。所以呢，就你因為呀，你要求個真的，你無明沒有破，怎麼能可以求真呢？所以宛成非相，宛然就成了一個，啊，沒有真的這個相，沒有真的相。

非生、非住、非心、非法，展轉發生，生力發明，熏以成業，同業相感，因有感業，相滅相生，由是故有眾生顛倒。

「非生」：什麼叫非生呢？這個非生啊，就是說的這個生相的無明，也就是說的這個無明。「非住」：什麼叫住呢？住，這是說的業識，業障的業，就是這個八識的識。這業識啊，就屬於住相；無明啊，就屬於生相；見分就屬於心，相分是屬於法的。

可是這一些個，無論你無明啊，是這個業識啊，是這個見分呢，相分呢，這些個也都好像前邊所說的，它沒有根本，沒有什麼體，它沒有自體，它啊，都是一些個虛妄而有的；所以呀，雖然虛妄而有的，可是啊，它這個

病一生出來呀，就會呀，傳染。

這個「展轉發生」：就是傳染，互相傳染。好像這個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這都互相有連帶的關係，展轉發生；互相啊，展轉來發生啊，這種什麼呢？「生力發明」：發生的這種的生力，這種啊，生生化化的這種生力。

「熏以成業」：因為以上這個無明，和這個業識，和這個見分，和相分，這互相幫助，你幫助我，我幫助你，你呀，那麼藉我一點力量，我藉你一點力量，這麼大家互相啊，這麼展轉，就發生啊，一種的力量，發生一種力量。這個力量呢，再擴大了，再發明到極點，啊，熏以成業，所以呀，於是乎啊，這麼熏習呀，這麼大家在一起熏習，熏以成業，就成了一種業障，這業報。

「同業相感」：這業若相同的，它就互相啊，有感，有這種的感應；「因有感業」：因彼此啊，互相通著，互相啊，能有一種的感應這種的關係。「相滅相生」：於是乎啊，就造成有相滅，有相生。「由是故有眾生顛倒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就造成了有這個眾生，眾生又生出來一種顛倒。

阿難！云何名為世界顛倒？是有所有，分段妄生，因此界立。非因所因，無住所住，遷流不住，因此世成。三世四方，和合相涉，變化眾生，成十二類。

「阿難，云何名為世界顛倒」：阿難！怎麼叫世界顛倒呢？我再給你講一講，你聽一聽。「是有所有」：這個無明啊，是有，是有啊，就是這個無明；所有，所有啊，就是眾生的這種啊，根身，這叫啊，所有。那麼這個無明和眾生啊，這個根身，「分段妄生」：怎麼叫分段呢？分段呢，就一分一分的；段，就是一段一段的。因為啊，我們這個從生至死，這叫一段，也叫一分；每一個人有一個身體，這叫一分；由生到死，這又是一段。

這分段妄生啊，因為啊，我們這個生出無明，生出這個不覺來了，於是乎啊，啊，就好像啊，吃了迷魂藥似的，又好像喝醉酒似的，也不知道做一些個什麼好，所以呀，就隨這個業漂流，造什麼業，就受什麼果報，妄生。

「因此界立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這個就有這個世界這個成立了。

「非因所因，無住所住」：非因，這個世界呀，這個那麼我們這個無明啊，所說這個無明，它本來呀，沒有什麼基礎，它是空的；可是雖然是空的，但是啊，為這個世界一個因，所因，所以呀，叫非因所因。

這個無明啊，是空的，它不可以做一個因；但是啊，它就因為虛妄這個生出世界，拿這個無明做一個因。這個世界呢，世界本來也是空的；既然是空的，它也沒有所住，可是啊，那麼好像啊，就有所住似的；好像有所住啊，所以呀，無住所住，本來世界也無住，那麼因為呀，在眾生生了一種妄執，生了一種妄情，所以呀，就有所住了；有所住啊，這都是眾生的一種業識啊，感現，所以呀，有這個所住。

「遷流不住」：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本來是空的，本來是沒有的，本來無可為因的，也本來無所住的，那麼生出一種妄執啊，就有因有住了，所以呀，遷流不住。這種情形呢，也不停止的，它遷流變化，來回呀，輾轉。所以在前邊不說展轉。「因此世成」：因為這種種的關係呀，就成了一個世，這個世成立了。

「三世四方」：這個世成了，有這個三世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這三世。這四方，這個界呢，就啊，有四方。「和合相涉」：和合啊，這麼互相啊，這麼相涉，你藉我的力量，我藉你的力量，互相啊，相涉。「變化眾生」：互相相涉有一種變化，所以呀，就生出來有眾生。「成十二類」：這個眾生呢，就有十二類，十二類眾生啊，在下邊會講的。

是故世界，因動有聲，因聲有色，因色有香，因香有觸，因觸有味，因味知法，六亂妄想，成業性故，十二區分，由此輪轉。

「是」：因為這個，「故」：所以，「世界，因動有聲」：因為這個動的相啊，就有一種聲塵；「因聲有色」：因為這個聲塵有了，然後又有個色塵；「因色有香」：有這個色塵，然後就又引出來有香塵；「因香有觸」：因為這個香塵呢，啊，又引出來啊，這觸塵；「因觸有味」：因為這個觸塵呢，又生出來一種味塵；「因味知法」：因為啊，這個有味塵了，然後才知道又有法塵。

「六亂妄想」：這六種啊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這六種啊，是亂的妄想，這互相啊，它們互相啊，作怪；互相啊，作賊；互相啊，打劫；那麼這個六亂妄想；「成業性故」：它啊，成了一種啊，造了一種業性，這個業性成就了。

「十二區分」：在這個業性，這個眾生啊，成就眾生這個業性，也分出啊，有十二種分別。「由此輪轉」：由這個，也是由這個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個六塵呢，啊，有這個種種的互相啊，輾轉的關係，所以呀，就有十二種的區分，受這個六道輪迴呀，來轉。

是故世間，聲香味觸，窮十二變，為一旋復。

所以呀，這個世界，「聲香味觸」：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這六塵，「窮十二變」：到這個變一次，又一次，變了十二變。「為一旋復」：這是一週，十二變做為一週。

乘此輪轉顛倒相故，是有世界，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、有色、無色、有想、無想、若非有色、若非無色、若非有想、若非無想。

「乘此輪轉」：由這個六塵，而啊，和這個十二類的眾生，互相啊，來輪轉。「顛倒相故」：這啊，生出一種顛倒相。「是有世界」：所以呀，這個世界上，就有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這是四種。

「卵生啊」：要有四種的因緣，卵生啊，這種因緣最多。它有什麼四種因緣呢？要這個父緣、母緣、它自己呀，這個業緣，再加上一個暖緣，這要有四緣呢，來生出這個卵生。

「胎生呢」：就三緣，就是父緣、母緣，加自己的這種業緣，這胎生。

「濕生」：濕生啊，有兩緣，有兩種的緣。它啊，要自己這個業緣；和啊，這種的濕的緣，能生出來。

「化生」：化生啊，是一緣，就憑自己的這種業識，自己業識啊，自己願意化生什麼，它就化生。自有化無，自無化有，化生。

「有色」：有色呀，就是有形相的。

「無色」：無色呀，這個無形色的，沒有形相。

「有想」：有思想。

「無想」：沒有思想，那麼思想都沒有。

「若非有色」：這個不是有色的，也不是啊，無色的。

「若非無色，若非有想，若非無想」：不是有想，也不是啊，沒有想的。這統起來呢，這個十二種，十二種眾生啊，就是十二類；十二類呀，這無

想，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，我不能詳細講，詳細講，每一類呀，講都要很多時間，我們現在簡單的講。

080. 卷七

阿難！由因世界虛妄輪迴，動顛倒故，和合氣成，八萬四千飛沉亂想。如是故有，卵羯邏藍，流轉國土；魚鳥龜蛇，其類充塞。

阿難！「由因世界」：因為啊，世界，「虛妄輪迴」：前邊呢，依真起妄，在這個無明上頭，生出來三細、六粗，這種種的虛妄相，在這個輪迴裏邊呢，轉來轉去。「動顛倒故」：因為生一種業，這個業就是屬於動，這種業屬動；動，就更生顛倒了。

「和合氣成」：由這個顛倒的原因，就是啊，這個虛妄和合，有這種業，這個氣成也就是這種業就造成了。這種業造成了，就有八萬四千，「飛沉亂想」：飛，就屬於這個鳥之類的；沉，就屬於啊，這個龜蛇之類的；亂想，有種種的亂想。

所以呀，「如是故有」：因為這個所以呀，就有這個，「卵羯邏藍」：羯邏藍呢，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叫「凝滑」。(凝，凝結的凝；滑呢，就是那很滑稽的滑)。凝滑，怎麼叫凝滑呢？好像那個牛奶呀，並到一起了，凝結在一起了，這凝滑。那麼這就是男女這種的精啊，凝結到一起，這個凝滑，那麼這是卵生。

卵生啊，有四緣，卵四緣生，卵呢，就一個想，卵因想成。「胎因情有，卵因想成」，因為想啊，就有這個卵。這個卵生前邊已經講要具四緣，就是父緣、母緣、自己的業緣，還加上煖緣，這四種緣呢，才能有卵生。

這個卵羯邏藍，卵羯邏藍呢，本來這個卵呢，羯邏藍是什麼？就在那個菟小雞子的時候啊，那個剛要變雞，**最初那一個禮拜**，就叫卵羯邏藍。「流轉國土」：在這個這種情形之下呀，就是流轉國土；流啊，就是流通；轉呢，就是運轉。那麼有往這邊流，往那邊流，往這邊轉，往那邊轉，這叫流轉，互相啊，這麼通著的，互相都有連帶的關係，所以這個流轉國土。

「魚鳥龜蛇，其類充塞」：這個魚，這在水裏的東西了；鳥，就是飛的東西；龜，蛇，這一類的。這不單呢，說這四種，這個就說啊，所謂啊，水裏頭的東西了，這叫潛；天上飛的東西，這叫飛。有我們這個世界這個眾生啊，有飛、潛、動、植；飛，就是天上飛的東西；潛，在水裏頭的東西；

動，就是一切動的；植，就是植物。那麼現在這呢，這是單講的飛的，和水裏潛的，沒有講動，沒有講植。其類充塞，好像這一類的這個生靈啊，充塞世界，充塞呀，每一個國家。

由因世界雜染輪迴，欲顛倒故，和合滋成，八萬四千橫豎亂想。如是故有，胎過(ㄉㄨㄛˋ)蒲曇流轉國土；人畜龍仙，其類充塞。

這一段文呢，是講的這個胎生。這個胎啊，胎因情有，怎麼有了胎了呢？就因為有啊，這種愛情；有愛情，這個情感呢，衝動，男女交媾，然後就結成胎，這是人。那麼畜生，和這個龍、仙，都是啊，有這個情形。

「由因世界雜染輪迴」：這個雜染呢，就是不清淨的，夾雜而染污輪迴；輪迴呀，這個輪迴也可以說是六道輪迴，天、阿修羅、人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；也可以說呀，就是在這個人、畜和這個龍、仙裏邊呢，互相輪迴，這也是個輪迴。

「欲顛倒故」：這種的愛欲心呢，顛倒，不應該做的，他去做，這就叫顛倒；不合乎道理，那麼這也叫顛倒。「和合滋成」：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互相和合，而滋成，滋成啊，也是那個也就是造成，也就是這個業的成就。「八萬四千」：有這個八萬四千種啊，「橫豎亂想」：橫想，豎想，這種亂想。

「如是故有」：像這樣子，所以就有，「胎過蒲曇」：胎，這個胎啊，方才已經講過，它啊，是因為情有的；它具足三緣，就是父緣、母緣和自己的業緣，而沒有這個媛緣，不需要這個媛緣。

這個過蒲曇，過蒲曇呢，是在**第二個禮拜叫過蒲曇**，這個胎。第一個叫「羯邏藍」，第二個叫「過蒲曇」。這個過蒲曇呢，就叫這個「軟肉」，這個肉是很軟的。「流轉國土啊」：這流轉國土啊，在每一個國家都是這樣子流轉。「人畜龍仙」：這一切的仙類，「其類充塞」：這個也充滿這個每一個國土，每一個角落。

由因世界執著輪迴，趣顛倒故，和合媛成，八萬四千翻覆亂想。如是故有，濕相蔽(ㄉㄨㄛˋ)尸，流轉國土；含蠢蠕(ㄉㄨㄛˋ)動，其類充塞。

「由因世界執著輪迴」：那麼這個執著啊，就是有一種啊，固執不通，而著住啊，不化，這種的執著性；因為有這種執著性，所以也有輪迴。「趣顛倒故」：這種的顛倒啊，趣，啊，由這走到那去，由那邊走到這個地方

來，這叫趣。趣，就是趣向，趣向那個道路。

這個因為啊，這個胎，然後濕生，這個濕生啊，胎具三緣，就是父緣、母緣，自己的業緣，沒有煖緣，而啊，成就。這個濕呢，濕生就是有兩緣，有這個自己的業緣，和一種濕的緣。趣顛倒故，「和合煖成」：和合啊，因為互相和合，而發生一種煖業所成就的。「八萬四千翻覆亂想」：翻，翻過來調過去，這來回翻來翻去；覆，就是覆蓋著，這種的亂想。

「如是故有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有，「濕相蔽尸」：濕相蔽尸，就是軟肉。「流轉國土，含蠢蠕動，其類充塞」：含，就是一切含靈；蠢呢，也是它有一種靈性，但是啊，很蠢笨的；蠕，蠕呢，就是這個蟲子它會爬；動，動啊，就是其中的會動彈的這種的東西，這是濕生；這濕啊，有的地方有水氣呀，就會有一種生物生出來，這屬於濕生。

其類充塞，這種的種類啊，也到處都有，無論哪一個地方都有。這個我們人呢，看不見，這個人與這個畜生，與這十二類生啊，這十二類的眾生啊，都互相有連帶的關係，互相啊，通著。

由因世界變易輪迴，假顛倒故，和合觸成，八萬四千新故亂想。如是故有，化相羯南，流轉國土；轉蛻(去义ㄟ、)飛行，其類充塞。

這個是化生。化生啊，只有一緣，只有自己的業，自己的業啊，它願意喜新忘故啊，所以有的怎麼叫化生呢？有的老鼠，就化成蝙蝠了，會飛；有的呢，這個雀鳥又會變成魚，牠又變成水裏頭的動物，這互相啊，變化。有的那個蟲子啊，就會變成蝴蝶，這一種的生物裏邊的互相來回變化。

「由因世界變易輪迴，假顛倒故」：這種啊，假顛倒；這個假，就是假藉；你借我的，我借你的，這個借，你借我的東西，我借你的東西，所以呀，這就互相有變易了，這假藉顛倒。「故和合觸成」：所以呀，又有一種和合觸成，成什麼呢？成了八萬四千種啊，「新故亂想」：新的想，舊的想；故，就是故舊；新呢，就是新鮮。

有的就厭故喜新，對於這個故舊的東西呀，就不歡喜了，願意再換一個新的。好像牠做這個雀鳥，不願意做了，啊，願意做一個蛤蟆，變成一個蛤蟆在水裏頭住著。有的那麼在做蟲子不願意做了，牠又變成一個蝴蝶。老鼠不願意做了，不願意做老鼠，牠又變成一個蝙蝠。這互相啊，來變化，這叫化生。

「如是故有啊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就有「化相羯南」：化啊，就是化生的相。羯南呢，羯南就是這個硬肉；以後啊，那個八種的生啊，都是以這個硬肉做比喻了。「流轉國土」：在這國土裏流轉，轉來轉去。「轉蛻飛行」：啊，或者在地下行的，會變成飛的東西；在飛的東西，又會變成啊，在水裏生活的東西，所以這互相變化，飛行；「其類充塞」：這一個個種類的東西，也充塞世界。

由因世界留礙輪迴，障顛倒故，和合著成，八萬四千精耀亂想。如是故有，色相羯南，流轉國土；休咎(ㄌㄧㄨㄛˋㄨㄛˋ)精明，其類充塞。

這是啊，這個有色的。有色，它有形色的。「由因世界留礙輪迴」：這個留礙，留，就是滯留；礙，就是障礙；輪迴，這種輪迴。「障顛倒故」：它啊，種種事情都有一種障礙。「和合著成」：和合啊，它這種業，執著這種的業造成了；這個「八萬四千精耀亂想」：它這種東西啊，很精明的，想的也很聰明的，這種亂想。

「如是故有」：因為這個，像這樣子，所以就有，「色相羯南」：有這個有色的，這種硬肉，流轉國土。「休咎精明，其類充塞」：休，休啊，就是吉祥的事情；咎，就是不吉祥的事情；精，就是很聰明的，精明，很聰明的這個東西。那麼這種東西呀，有這個有有形的，這種東西有的人見著它，就很吉祥的；有的人見著，很不吉祥的。這個這種東西呢，雖然有形，但是也不是常見的；雖然不是常見的，但是可也有這種東西。其類充塞，這一個種類的，這種啊，的眾生啊，也充塞世界，充塞呀，這個宇宙。

由因世界銷散輪迴，惑顛倒故，和合暗成，八萬四千陰隱亂想。如是故有，無色羯南流轉國土；空散銷沉，其類充塞。

這是啊，無色，講無色的眾生；無色就是無色界天。「由因世界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這個世界就有，「銷散輪迴」：銷，就是沒有了；散，散了。可是雖然你看不見它，說是銷了，是散了，但是它還是有這種的識啊，有這種的業在這個虛空存在的；所以呀，也有這種輪迴。

「惑顛倒故」：由這個惑，惑，就是不明白，無明啊，這個顛倒的緣故。「和合暗成」：和合暗成啊，也就是啊，暗暗有這種業就成就，成就八萬四千種的「陰隱亂想」：陰隱亂想，就是啊，很不容易見到的，很不容易看見的這種亂想，很細微的。「如是故有」：像這樣子故有，「無色羯南」：有那個無色相的這種硬肉。

「流轉國土」：在這個每一個國土啊，就流轉著。「空散」：空呢，就是空無邊處天；散，這個「空散銷沉呢」：這屬於啊，無色界天呢，空無邊處天、識無邊處天、無所有處天、非非想處天，這啊，四空處，這屬於四空處的眾生，所以這叫空散銷沉。

「其類充塞」：在這個天上的。沉，它只有一個識，沒有形相。銷呢，空，就是空無邊處天；散呢，就是識無邊處天；銷，就無所有處天，沒有；沉，是非非想處天。這個地方，它沒有身體，沒有這個色相的，這四空處的眾生啊，是有眾生，但是沒有色相，只有一個識，這有一個業識，所以呀，這一類的眾生，也充塞宇宙，充塞世間。

由因世界罔象輪迴，影顛倒故，和合憶成，八萬四千潛結亂想。如是故有，想相羯南，流轉國土；神鬼精靈，其類充塞。

「由因世界」：因為這個前邊呢，這種的胎卵濕化，有色無色，那麼現在這個文當是有想一類的眾生。這種的眾生啊，它有一種的想像，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鬼神呢，精靈之類的。「影顛倒故」：影啊，它做這個鬼神呢，它都有一種影顛倒，最初它的因緣呢，是影顛倒。「和合憶成」：和合啊，由這種業造成的，有八萬四千種的「潛結亂想」：潛，潛就是潛伏著，人所不知道的；結，結就是啊，結集到一起，它這種亂想。

「如是故有」：像這樣子啊，故有，「想相羯南」：這個想啊，可不是啊，那個卵生它那種想，它這種想，是由它的妄想造成的，羯南，有這個硬肉。「流轉國土」：也是啊，互相這麼流轉到每一個國土去。那麼這種的眾生，有想的眾生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個神，和這鬼，精靈；精靈啊，這鬼神呢，有的是屬於邪神，有的是正神。這鬼呢，也有的是啊，菩薩示現的鬼王，有的真正啊，是一種不正當的鬼。

精靈，精靈啊，是完全一種不正確的；說那個人呢，古靈精怪，古靈精怪呀，就言其這個人呢，不是一個好人。那麼這個精靈呢，就是一些個妖怪。這個妖怪呀，它的種類太多，也說不完呢，那麼多。它這個「其類充塞」：它這個眷屬啊，也到每一個角落都有。

由因世界愚鈍輪迴，癡顛倒故，和合頑成，八萬四千枯槁亂想。如是故有，無想羯南，流轉國土，精神化為，土木金石，其類充塞。

因為世界啊，有這一種的愚鈍、愚癡啊，而暗鈍的；這種的關係呀，就造成輪迴；所以呀，就有這一些個魑魅魍魎啊，這一些個顛倒造成的。「和

合頑成」：和合啊，這種啊，愚癡的業，所造成的這八萬四千種啊，這枯槁的亂想；他這個想啊，想得非常枯槁，這種亂想。

「如是故有」：因為這樣，所以呀，才有「無想羯南」：在這個前邊是有想啊，這是無想了。這無想的一類呀，羯南，它的這種的關係。「流轉國土」：到每一個國家去輾轉互相啊，流轉。「精神化為土木金石」：它的精神呢，因為它思想枯槁，所以呀，它的精神呢，就化為土木金石，「其類充塞」：它這種的種類呀，也充滿每一個角落，每一個地方。

怎麼說這個精神會化為土木金石呢？在香港有一個望夫山。據說呢，就是有一個女人呢，她的丈夫去當兵，當兵去啊，總也不回來；她就啊，每一天都到那個山上去望，抱著一個小孩子；久而久之啊，她這種精靈啊，所感呢，「精誠所感，金石為開」，她自己呢，這個女人就變一塊石頭，永遠呢，那個石頭好像揹著小孩子似的，在那站著，總那麼望，離著很遠就看見了，那叫望夫山。

哎，這種精神呢，化為土木金石，這種的情形啊，是很不容易呀，令人相信！可是啊，這種情形啊，還的確是有的，的確有這個的情形。在中國呀，這個人化成石頭啊，這個事情是很多的。還有這個人呢，那個精神呢，可以呀，變種種的這種的東西都有的。

說一個例子來講，譬如我們這個人火氣最大；火性大，大到極點，然後太大了，他這個精神呢，就會變成什麼呢？就會變成那個，在那煤礦裏呀，挖出那個煤呀，就會變成了煤，他這種啊，這個火。因為什麼變成煤呢？就因為他火性大，火性大，所以呀，就他和這火相合啊，就跑到那個化成那個煤炭。所以那煤炭你用火一點它就著了，很快就著火的。這都是啊，由這一種精神呢，人的精神所化成的。

還有，你這個人呢，金木水火土，這五種啊，你這個人呢，和哪一類相近，如果你太接近了，就會變成這種東西，這叫啊，也是因為一種執著，也是因為一種啊，枯槁的亂想，所以呀，有這種的情形發生。那麼將來會不會再變回來做人呢？可以的。可以，不過，不知道要多少時間，這個時間呢，太久了。

由因世界相待輪迴，偽顛倒故，和合染成，八萬四千因依亂想。如是故有，非有色相成色羯南，流轉國土；諸水母等，以蝦為目，其類充塞。

這是非有色這一種眾生。「由因世界相待輪迴」：這互相啊，對待著，「偽

顛倒故」：虛偽呀，這種顛倒想。「和合染成」：這種和合的性啊，染成有八萬四千。「因依亂想」：因依，也就互相依賴著，你依賴我，我依賴你，這種的亂想。「如是故有非有色相」：因為這個所以呀，像這樣子，所以就有啊，這個非有色相，「成色羯南」：非有色相，它啊，還存有一種色的羯南，流轉國土。

「諸水母等」：就好像啊，這個水母，水母啊，等它自己呀，沒有眼睛，「以蝦為目」：它以這個蝦做它的眼目。據說這水母呢，就是在水裏頭一種的泡沫；這種雖然是泡沫呢，但是它也是這一類的眾生，它必須要和這個蝦在一起，以蝦為目。「其類充塞」：這一類的眾生啊，也到處都有的。

由因世界相引輪迴，性顛倒故，和合咒成，八萬四千呼召亂想。由是故有，非無色相無色羯南，流轉國土；咒詛厭生，其類充塞。

這種啊，是非無色。怎麼非無色呢？因為它本來沒有，但是啊，一呼召它，用這咒術啊，一呼召，它就有了，所以這個非無色。「由因世界相引輪迴」：互相引，你引我，我引你，這有一種輪迴性，「性顛倒故」：因為這互相啊，相引這種性顛倒故，所以呀，「和合咒成」：和合有一種咒啊，就能會有這一種成就。

「八萬四千呼召亂想」：呼啊，在我講前幾天不說，有勾召法嗎，這勾召法，也就又叫「呼召法」，這呼啊，就是呼它的名字，叫它來；本來平時你沒有看見它，但是你一誦這個咒呢，它就現形了；現形啊，你或者就有的時候會看得見的。這個呼召啊，雖然說是鬼神之類的，但是啊，它可是啊，這是一種咒神，不是一種普通的，呼召亂想。

「由是故有」：因為這個所以呀，就有「非無色相」：有這一種的鬼神呢，護法；非無色相，也或者有邪神呢，這種；「無色羯南」：這個無色羯南，流轉國土。「咒詛厭生」：這他或者念個咒，在密宗裡頭啊，西藏密宗啊，裡頭就有這個法。他不願意活著，念一個咒啊，七天修這個法，就可以死；那麼他不但可以叫自己死，又可以叫人家死，叫其他人死，他這個咒是很靈的，這咒詛厭生。

由因世界合妄輪迴，罔顛倒故，和合異成，八萬四千迴互亂想。如是故有，非有想相成想羯南，流轉國土；彼蒲盧等，異質相成，其類充塞。

「由因世界合妄輪迴，罔顛倒故」：這有這一種妄顛倒，虛妄顛倒。「和合異成」：那麼互相和合啊，異意相成，意旨啊，不同的，兩個不同的。

「八萬四千迴互亂想」：那麼這八萬四千呢，這是個總的數目；所以呀，每一類眾生啊，都說八萬四千，因為每一類眾生都是多的不得了不得了的，你數不盡那麼多。

「如是故有」：像這樣子啊，所以才有，「非有想相」：不是由想像而成的，它是啊，由想像的所不及的，它沒有預先呢，想的是這樣子。「成想羯南流轉國土」：在每一個國土裡頭流轉。

「彼蒲盧等」：這蒲盧啊，也是一種動物。這種動物啊，它啊，取這個桑蟲，做牠的兒子，它啊，桑樹的蟲子啊，它拿到它自己的家裡去，它自己呀，用那個泥呀，造的一個房子，它自己所住的那個房子，它就把這個桑樹蟲啊，拿到它家裡，它就啊，念一個咒，這個咒啊，是怎麼說呢？就說，像我！像我！就好像我好像我這樣子。那麼念到七天上啊，這個桑樹蟲子果然就變的和它一樣了。

怎麼叫無想呢？非有想呢？因為這個桑樹蟲子啊，它也沒想到啊，它會變成一個螺贏(ㄉㄨㄛˋㄩㄥˊ)，這個蒲盧啊，就是螺贏；這個桑樹蟲子啊，又叫螟蛉。在這個中國的詩經上啊，有這麼一句話，說，「螟蛉有子螺贏^之」，螟蛉啊，它生這個蟲卵的時候，生這個蛋呢，卵的時候，那螺贏啊，就去，給搶去，搶到它的那個巢穴裏頭啊，它就啊，念這個咒，像我！像我！就好像它自己似的。

啊，它這麼念來念去的，過七天呢，這個螟蛉的，這桑樹的蟲子啊，果然就變成螺贏這個樣子，這螺贏呢，就是這個蒲盧，這是在中國的詩經上啊，說，螟蛉有子螺贏^之。

中國有這個風氣，拿其他的人的兒子啊，就作為自己的兒子，這叫螟蛉子。螟蛉子啊，就表示本來不是我的兒子，那麼現在做我的兒子，這叫螟蛉子，也就是啊，從這個地方來的。

「異質相成」：它本來不是一類的，但是啊，它就可以變成它的兒子，和它一樣，和那螺贏是一樣的。所以「其類充塞呀」：這一類的這個眾生啊，也充滿法界。

由因世界怨害輪迴，殺顛倒故，和合怪成，八萬四千食父母想。如是故有，非無想相無想羯南，流轉國土；如土梟等，附塊為兒，及破鏡鳥，以毒樹果抱為其子，子成父母皆遭其食，其類充塞。

這一類的眾生啊，這個第十二類，叫「非無想」；不是沒有想，它有想，有想，可是非常不正常，這也可以說是啊，一種的精神的不正常。

「由因世界怨害輪迴」：怨害啊，就你怨害我，我怨害你；啊，你殺我，我殺你；你怨恨我，我怨恨你；這種輪迴相成，「殺顛倒故」：所以呀，就造成這個殺業的顛倒。「和合怪成」：所以呀，就這種的殺業互相和合呀，這種怨毒充滿呢，啊，所以呀，就成了一種怪現象。

這種怪現象啊，有「八萬四千呢，食父母想」：啊，吃父母的肉，這種想，吃父親、母親的肉，這種想法。「如是故有」：因為這個，所以呀，就有，有什麼呢？「非無想相」：不是沒有想的，這種的眾生，無想羯南流轉國土。

好像什麼呢？「如土梟等」：土梟，土梟是一種啊，鳥的名字。在中國人呢，叫牠叫貓頭鷹，又叫牠，叫這個不孝鳥。怎麼叫不孝鳥呢？這種的鳥啊，它本呀，沒有什麼蛋，牠就，「附塊為兒」：菟那一個土塊啊，牠就會菟出牠的子來。可是啊，把這個子兒子菟出來怎麼樣啊？這個小的土梟啊，就把那個母親吃了牠，所以這種鳥啊，叫不孝鳥，因為啊，這個兒子吃牠母親的這個肉，這個吃了的。

「及破鏡鳥」：這破鏡鳥啊，這破鏡鳥啊，本來，這個恐怕是翻譯翻譯錯了！本來在中國的書上，破鏡獸；這個獸呢，牠形象啊，和那虎狼一樣的，不過沒有虎狼那麼大，比那虎狼小一點。牠呢，這種獸啊，也不是牠自己呀，生出來的；牠用那個毒樹果，一種有毒的樹上果，它就可以菟出牠的兒子，所以呀，這非無想，這菟出牠的兒子啊，也是把這個牠母親就吃了牠，吃了牠；這種又叫「不孝獸」，這破鏡獸。

「以毒樹果抱為其子」：牠呀，將它做牠兒子，「子成父母皆遭其食」：牠有兒子了，把牠父親、母親都會吃了；「其類充塞」：這是一種非無想這一類，也充滿每一個地方。

是名眾生，十二種類。

這個這名字叫這個眾生啊，十二種類，十二類的眾生，以前所說的。